

武俠小說

江湖豪俠傳

姚民哀著

三





第二十一回 鷹唳長空傳書告警 變生午夜挾刃尋仇

當下，蘇二便拿出一封書信，交給侯七。彼此約定日期，仍在此地會面。誰先到就得先等。其時已交初冬，侯七身上衣衫單薄，腰內盤費又所帶不多；一時當着衆人，未便向義父開口。幸虧張景歧想得到，忙到外邊，把帶來的一只藤篋拿進來，交給侯七；說：這是你家乾娘託我帶來的，你的棉皮衣褂，一切應用東西，都裝在內；如今又要分洵，故此拿來面交與你。侯七一面領受，一面心感于大娘的體貼周到；愈覺這回不別而行，太覺魯莽，不由不打動猜疑之情。張景歧交代藤篋已畢，單三英也想起來了，向着侯七道：「七爺！你的『霍血』和『玲瓏子』，（凡知衫褂屬，名爲霍血。錶曰玲瓏子。）昨天是命元奎媳婦兒去贖的；如今他們夫妻倆，也隨董老道追趕姓楊的去了，東西沒有交付出來；須待二次枉顧敝莊，再行璧趙。」侯七當然應着。不過心上暗忖：單三



英的工夫真不含糊！灣腰拾取起來，便雙手遞還給我，在這一些些時候之中，已把當票換去；手脚實是『劈脫』！莫瞧不起他文縐縐，瘦怯怯之人，倒有如此工夫哩！那時于大明子，不放心候七一人趕奔龍亢集，想命張景歧陪伴同去；橫豎大家上南京，抓劉萬通，好似唱全武行打出手的武戲；用不着景歧這樣人。便把這意思告訴蘇二。蘇二道：「不用！有人陪了小坡去，在趙子丹眼中看來，倒好似搭架子；必得小坡一個人前去，方顯得出至誠來！至於我們到南京，既用不着景歧；那麼，就叫他和海鯨倆，先行回一趟長春，報個喜信，說小坡已經尋着，免得于大嫂子撐着眼珠子盼望！再者，叫景歧和包瞎子倆，把小坡喜事費用，預算一下；然後請于大嫂子帶了這筆款子，一同進關到此；大約我們各事完妥，就該在此替小坡成婚，滿月回門，纔好出關哩。」大明子一聽蘇二言之有理，便照此指派，正是：『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』不說



大明子、和蘇二、李長泰、高福海、韓尚杰等，往南京去；也不說陳、王二人出關。單提侯七一人，仍舊用褚三兒推車，逕向懷遠縣龍亢集進發。及至到了那裏，面見趙子丹，將蘇二的信札雙手奉上。子丹看了，知道是爲族孫女趙鳳珍之事；樂得做好人，一口允承無貳言。侯七便歡歡喜喜，辭了子丹回徐州。不料這一封信，被子丹嫡親孫女趙鳳瑛瞧見了，不由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替鳳珍族妹打起抱不平來。瞞過了祖父，仗着自己兩膀有千鈞之力，練就一身蝦蟆工；誰都不怕！雖則左目病眇，古足患跛，又是滿面黑麻；却女孩兒生就了男子情性，一毫不會扭捏；一被血性衝動，竟私自追趕上來。可是侯七本人，如在夢中，還一毫不會覺得。當下從趙莊出來，天已過午，仍由褚三兒推着，向彭城進發。走不到一里路，那天上本已彤雲密布，大有雪意；此刻竟和鵝毛飛絮，隨風起舞一般，一片大於一片，一陣緊似一陣，下起大雪來了。



諸三兒道：「糟哩！本來今天任他風如何狂大，總好趕到懷遠城外宿夜。如今祇能到上窰投店，候天晴了再走。別的不怕，汶河小港多得很，地下堆了雪，白茫茫瞧不出來；一失足掉下去，咱們都是旱腳黃牛，怕不要做楊再興錯走小商河了麼？」候七本無可無不可，此地路徑又不熟，推車的既不願冒雪前進，祇好任憑他上窰下窰，投宿打尖哩。那雪却越下越大，好比連天倒下一般，祇見：

片片冰痕，宛似仙人剪水；霏霏玉屑，恍同天女散花。深堆古岸，打老樹
兮無聲；重壓茅檐，敲紙窗兮欲破。玉樓凍合，却當養茗之初；銀海光搖
，漫作撒鹽之擬。頻侵俠士之襟，牽裾宛若；倘襲玉人之袖，握手渾如。
訝柏張於空際，艸開誰憑？看盤舞於林間，柴扉孰叩？縱橫無迹，撒成萬
樹梨花；風雪載途，獨賸一車轍路！



好容易冒雪前行，趕到上窰。侯七和褚三倆，衣履盡濕，積雪滿身，和磨坊內司務一般，連眉髮都變成白色的了。故而一進上窰，便找尋宿店。誰知此地是個打尖所在，一共祇有二三十家人家；向來沒有客寓。這時候又十家九關門，街上人影子也沒有。好容易找到了一家鐵鋪，千聲告求，萬般討攪，勉強招留他們兩人住下躲雪。這所鐵鋪門面，祇得小小一間；裏頭却有好幾進房子。雖則鄉下地方，大都劈竹爲籬，編茅蓋屋，收拾得倒也很精緻。店中人招呼侯七等，在第二進的客堂內，架起一扇舊板門，攤上一捆稻艸，便算是炕了。至於趕車的，祇好席地而臥；不過恐怕受凍，也攤了一束稻艸，已算十二分情面了。將客堂當做臥房。他們自己出入，却從左首耳房往來。依着侯七心思：想要些熱湯暖暖肚，弄些熱水擦擦臉。無奈此間不是客寓，用情面告宿下來的，一切不備；如何可以如願以償！侯七正胡思亂想着，却有個年將近六的老頭兒，



從後面出來；和侯七照例寒暄幾句，并問及侯七的姓氏。侯七不防什麼，當然直言奉答。誰料這老頭兒一聽到吉林白馬侯七六字，似乎感觸到什麼傷心之事，面上頓露出一種很不自在的神色；便怏怏告辭進去。侯七也不在心。接着裏頭却送出熱湯熱水來，請侯七洗臉潤喉。一回又是四個碟子，一壺陳酒送出來。侯七是『點理』的；煙酒不開。倒樂了緒三一個人，暢飲大嚼。侯七瞧瞧天色，尚不到晚膳當兒；呆等緒三喝酒，等得有些不耐煩，便走到窗前，向天空望望，此刻雪雖仍下，可小得多了。侯七希望今晚便晴，明天可以就道，那怕泥路溼滑，不妨赤足趕奔的。一個人正在這樣的胡思亂想，驀聽得空中一聲鷹唳，接着打從虛空，掉下一張白紙來。侯七忙搶步上前，伸手拾住，展開一看，那張白紙的左角下方，有朵牡丹花；花上棲着一隻鳳凰；那右角上端，却寫有一行字蹟道：



出門最忌道真名，相見仇人眼倍明！羅網自投猶未悟，客中雪夜記三更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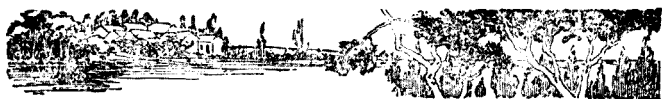
侯七見了，不由得上別的一跳；暗想：難道這家鐵鋪，又是我的仇人不成？一回又想起鷄冠山上，和猴子交手，也是空中似乎有一聲鷹叫，接着那猴子便同中了什麼暗器似的，躲入廐內，不再阻我盜馬。今天又是一聲鷹叫，接着掉下這張紙來，看將起來，不要又是她特來通風報信，叫我好作準備麼？也能！天色雖已將晚，雪却下得小些了；咱是關外雪窖中出身的；怕什麼？走吧！主見打定，忙回身要想招呼褚三兒，拉車就道。祇見褚三蹲在地下，鼻息如雷；檯上杯盤狼藉；原來已經醉倒在地了。侯七暗忖道：「褚三的酒量素來很好，莫說一壺黃酒不會醉，就是一壺白乾，也不會如此形狀；怎麼今天變了呢？」又把心思掉過來一想，暗暗道聲慚愧，這一定是酒中或是菜內，下了麻醉性的藥品，預備將我們兩人一齊麻翻了下手的！幸虧俺是理門弟子，涓滴不飲；貪



看雪景，菜也未嘗；褚三却饑不過了，狼吞虎嚥，將酒菜一陣亂嚼，全吃光了；所以發作得如此快燥！但是現在怎麼辦呢？要是用涼水救醒了褚三，一者驚動賊人，恐怕招呼羽黨，不等三更就動手；一時未知敵人虛實，打艸驚蛇，不是道理！二來褚三的脾氣，毛豹異常；等待醒後，知道着了人家道兒，先要直嚷起來。不過若是丟了他在此，俺自願自走着；回頭賊人進房動手，者三定做俺的代表受罪；萬一有個三長兩短，就算江湖上不知道褚三這廝，沒有人議論俺不義氣；俺自己良心上，總覺說不過去！此刻侯七着實想了一回，最後決定：在此守候，料想憑着自己這一身能耐，留心提防着，或者不會鬧大亂子！就是『劈』在賊人手內，也是命中注定，無可挽回的！當下，侯七先把前面的窗關上，拴好。回頭又把堂後的門兒拉上。可惜是在中一間，那門兒門在裏面，這一邊無法可想；再者自己搭鋪的地位，是緊靠左耳房的門口；推推那兩扇耳



房門，現雖拴着；可是少停也得提防這裏頭走出人來。一共賊人有前後左三條來路；萬一三面齊有人來，自己祇好躲到樑上去！現所希望的：到了三更時分，褚三兒的藥性或者也過了；那時他也就可自保自哩！一個人計劃妥貼，天色已晚。果然裏頭也無人拿火出來，也不來問要不要添酒，取晚膳？前頭店堂裏，也是聲息全無，望望墨黑無光。此刻侯七身臨險地，真是履薄臨深，危急萬狀；用足全神防備着，一刻不敢懈怠。約摸到了二更光景，地上的褚三却醒了，有聲息哩。侯七雖坐在暗中，却有窗外的雪光映着，看的分明。想悄悄的過去告訴他，又恐怕褚三是渾人，大呼小叫起來，反而不美！所以裝假睡着不則聲，心事却丟開一半；少頃不必再惦掛褚三，可以一個人管一個人了！那褚三在地上噉了幾聲，覺得饑腸雷鳴，滿擬侯七應聲了，想叫東西吃哩；如今侯七悄沒聲息，他也未便多嚷。便趁着雪光，摸到那邊攥稻艸的地上，又橫躺下



去睡了。兩人各有心事，都睡不着；彼此翻來覆去，那臥在身下的稻艸，自然也繾繾有聲。却不防在這時候，那店堂中睡的兩三個打鐵漢子，奉着店東命令，也悄悄的搬了許多稻艸樹柴，將這第二進中間外戶堵塞斷了。因為侯、褚自己身下有了同樣聲息，所以不曾聽出外方的聲息來。又過了些時，大約三更到了，褚三兒忽然腹內作痛，在地上扒起來，想開窗出去找毛廁拉矢。誰知拔拴推窗，一時竟推不開來。他便踏了一個工字步，定一定神，將左手扶着右手，右手撒在窗上；用盡兩膀之力，向外一推，那堆在窗外，約有一人一手高的稻艸樹柴，被褚三這麼在窗上一用勁激動了，便向庭心中雪地上坍下去；那窗却祇推開了一條縫。在縫內向外一覷見這情形，誰也看得出不妙。褚三忍不住嚷道：「不好了！上了『鐵門檻』的道兒哩！」在這褚三高嚷之際，緊靠侯七那張板牀左廂的耳房門，忽也呀的一聲開出來，躡出一個近四十歲的婦人；手



中執了一柄雪亮鋼刀，惡狠狠向侯七臥的牀上便剝。幸虧侯七早有防備，將身子用力向外一滾，滾到地上；接着身子便從地上直躡上去，躡近屋頂，用手抓住正樑。低頭向下一望，祇見諸三渾人，已從身上淘出火種來，向柴上點着。侯七正想喊他住手，不料自己頭頂上邊，嘩喇一聲，那屋面上，不知被誰將蓋屋的茅艸，揭去了一大塊；耳邊廂又聽得一個女子聲音道：「呆鳥！好男不與女鬥！還不趁此走嗎？」侯七也辨不出是誰的聲音？不過被這話一提醒，自然就從這屋頂上的窟窿之內，騰身而出。但是這家鐵鋪主人，為何要害侯七？動手的人，和揭開屋面，搭救侯七的女子姓甚名誰？諸三兒的性命，究竟如何？此事最後怎樣一個結果？都是看客們急欲知道的。統在下回書內交代。



第二十二回 救危亡屋頂來嬌娃 嘆報應井中葬惡漢

上回書中，述及白馬侯七在龍亢集趙莊趙子丹那裏，投了蘇二一封書信。不料觸怒子丹的孫女趙鳳瑛，代族妹鳳珍大抱不平，漏夜暗中隨上。書中姑且暫攔。單道那侯七，坐了褚三的車兒上路，半途被雪所阻，投宿在上窰一家鐵鋪子內。誰知開這鐵鋪子的店東，叫馮有成，就是曾經走出來，和侯七交談的那個老者。他養着一子、一女。兒子叫馮小辣子，成親之後，生百日撈死了。遺下一個媳婦，守不住，已經另抱琵琶。小辣子的姊姊小鳳子，當年嫁給一個丈夫，是在緝私營內當偵探的，姓劉。後來因為作事魯莽，誤了公事，開革差使，就此變做飄蕩江湖，打光蛋過日子。自己在外打溜度日，當然無力贍養妻子。恰巧那小辣子死了，小鳳子便回到娘家來，伴着老父過活。好在他和丈夫的感情平常，所以安居在母家，並不掛戀，由得男人在外混着。看官們！你道小鳳



子的丈夫是誰呢？原來就是艸包劉癩子！江湖上有句俗語，叫做：『酒肉朋友，柴米夫妻！』言其有酒有肉，請人吃喝，阿貓阿狗多是朋友！有柴有米，拿到家內去開支，夫婦間感情一定很好！若是你想去吃喝人家，或是家用常虧；那麼人家對於你，大都遠而避之，不願與你爲友！卽家裏頭的老婆，也祇要男人生計困難，便另有一副面目對待着你了！當初馮小鳳子嫁給劉癩子的時候，也完全是愛上了財勢兩字。因爲那時的劉癩子，在兩淮緝私營內，當了一名機要偵探，常川駐在臨淮關辦公。一共要統辦蘇、皖兩省十九縣地方公事，自然多少威風！每逢到上窰來一回，一樣前呼後擁，勢燄滔天！馮小鳳子是個鐵匠店內的女兒，見了焉有不眼紅之理？所以也不管是癩子，很願意的嫁給他！不料當公事的人，大抵一個虛場面，實在都不見得如何的！在小鳳子意中，以爲劉癩子有如此場面，手中至少總有一千八百的積蓄。初嫁過去，提及此話，劉



癩說沒有積蓄；小鳳子還認是詐窮，不肯說真話給妻子聽；大約夫妻淘夥，須過了三個黃梅四個夏，纔肯有真心說話告訴哩！好在劉癩那時正在馬上，紙糊老虎始終沒把來戳破。回頭劉癩魯莽誤公，惱了緝私統領，權勢一天不如一天；平日間吃過他苦的灶戶、私販，便乘勢踏沈船，都紛紛的向統領那裏告發他的劣跡，狀子和雪片一樣呈上去。這麼一來，弄得差使開革。在家內坐吃不到兩個月，海底完全獻出；小鳳子方知以前那句沒有積蓄是真話，懊悔自己貪慕虛榮，嫁了這樣一個銀樣鐵槍頭的丈夫！一存這條心思，就覺得他走路一蹩一拐，實在難看！便漸漸的由怨生厭，由厭生惡，由惡生怒；同時度日也一天難似一天，漸至吃盡當光地步，自然天天和男人爭費口角了。劉癩子實在受不住床頭人的噪聒，把心一橫，便自願自出門打光蛋，由妻子在家怎樣吧！劉癩拋妻出門之後，小鳳子便收拾了些破爛東西，回到娘家居住，倒也一毫不有留戀



心腸。但是終究做了好幾年夫妻，總有一點兒情義；老住在爸爸家內，也覺得乏味！日子一久，不由不又想起劉癩子來，漸漸的出外打聽。有人說：又當了紅差使，在東三省得意了！有人說：回到了湖南老家，依舊沒有事情，子然一身的混日子！三人說了九頭話，一時得不到真確消息！直至最近，劉癩的兄弟八臂哪叱劉萬通，路經上饒，特地來給嫂嫂報信，小鳳子方知丈夫已經在灤州『劈』的了！一問仇人名姓，劉萬通背了一大批人名，什麼蓬頭黃三、巧嘴金根、朱三傻子、滾馬侯七等等，小鳳子別的名字記不清楚，却把侯七二字牢記在心，一口認定這是殺夫仇人。和爸說了，想慫恿着媽有成，一同到關外去尋侯七報仇。那媽有成年時節，也會在綠林度過生活；現在名色是開一所鐵匠店，實在還是靠代銷盜贖物過活，有時幹幹斷路事情。好在上饒鎮上沒有客寓，萬一有單身『孤雁』錯過宿頭，到上饒鎮上投宿，馮家覷見這『孤雁血旺』，



便很殷勤的款留酒飯，誰知酒裏頭那是用鬧陽花浸過！那鬧陽花這件東西，像喇叭花洛陽花一般；頑把戲的，有一套叫做一杯醉倒戲法，就是用這件東西；人若飲了鬧陽花浸過的酒，至少要暈去三四小時；酒量大的，越喝得多，越暈得長久。馮有成用了這種酒，將人麻翻，失去知覺，便捆紮起來，抬在屋後。有一口智井，據說是前朝皇帝的陵寢出氣洞；故而上面井口不大，下面水也不多，却是黑越越的一個大窟窿，也不知究有多少大？多少深？馮有成事先布置，推說這井裏頭出了怪異；便用一塊磨盤大石，把他蓋了；等到麻翻了客人，便將此石移開，把人整個兒的向下一拋，再把石蓋上；誰想得到這個所在，成了馮家黑店的陷人坑！自馮有成四十歲那年，幹起這頑意來，今年五十八歲，足足幹了十八年；這十八年之中，一共被他斷送了男女三十餘人了；故此雖不能算他走關東、闖關西的『綠林好漢』，却也好比梁山上的地煞星官，何嘗不



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？所以女兒和他說了，仔細一計算：跑到關外去，『毒龍難鬥地頭蛇，』那不是自尋煩惱麼？但又未便回絕女兒，祇好一味的用話穩住小鳳子。一天一天的敷衍下來。這一天，小鳳子有一個女朋友路過，因為天下雪了，便把她留住。回頭侯七和緒三兒到來投宿，馮有成特地親身出來『簽相』。不料一問名姓便是殺堵仇人；所以回到裏頭，和女兒說了，立刻端正加料鬧陽花酒送出去，預備將他們倆麻翻了，挖取心肝，祭奠女壻。不料他們父女說話之際，沒避那位女客，在小鳳子以為：這是自己的朋友，無用瞞蔽！誰知這位女友，和小鳳子的仇人侯七，却有深切關係；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那新從五台朝山回來的千手聖母趙鳳珍姑娘！常言道：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！一聞他們父女定計，她便向小鳳子要了紙、墨、筆、硯，明欺他們父女倆都認不得字，和盲子一般；託胆放心，當着他們面前，胡亂謔成一首七言歌謠。寫罷之後



，口中打了一聲呼嘯，在她嘯聲未絕之際，便從屋上飛下一隻火眼神鷹，啣了台上那張字紙，騰空飛去。小鳳子不知這隻神鷹，是趙鳳珍豢養的，教得已通了人性，竟做了鳳珍一條膀背，無論到何處，總帶了牠同行同止；鳳珍便遣牠，別有一種特殊的音韻；故而小鳳子忙着替鳳珍趕鷹搶紙。鳳珍也假意恨道：「這怪東西，難道要把我纏繞好報告師父的紙條兒，啣去充饑不成？小鳳姊不用忙，俺有真言咒牠，包管牠飛出去，凍斃在山谷之內！」說罷，便把右手中、食兩指，向外一指，接着高聲朗誦道：「『彌薩彌噠，彌噠彌薩，噠嚨哪吧，噠哪嘶啦呀嘛，吽吽噲噲，噠索嗎，噠索嗎，哈哩哈噠，嚕哩嚕札，噠訶唵薩訶。』」說也奇怪，這時那隻神鷹，飛同鴛鴦，停翅在庭中上面；兩隻鳥眼，注視鳳珍，好似專聽她唸咒似的；等待鳳珍口內唸完，那隻鷹便啣着那張紙條，兩翅展開，冒雪翱翔，直向天空飛去。約摸隔了三分鐘時候，半天雲



內，又似聞一聲鷹叫。小鳳子道：「這區毛畜生還沒飛開哩？」鳳珍聽了這一聲，知是神鷹特來回覆一句：事已辦妥。芳心稍安。口內却又假意道：「大約被俺咒中，遇着了罡風，不多一回工夫，定就打下山澗溝內凍斃哩！」小鳳子一來信以爲真，二來今晚替丈夫報仇心切，所以也不再往下詰問，反和鳳珍商量下手法兒。鳳珍如何肯多饒舌，一味唯唯否否。最後，仍由馮有成決定：悄悄吩咐外面夥計，把柴艸堆了前窗戶；又由自己動手，在屋後搬了許多大石頭，堆堵了中間後面門戶；好在那張臨時板床，搭在耳房門口；少停卽由小鳳子動手，開了耳房門，用刀向板床上亂剝；預料那侯七爲酒麻倒，一定睡得同死人一樣；這一剝，若是剝中了頭部，性命便已結果；就是剝中了下三部，也受重傷，無能爲力！萬一酒性已過，却知道侯七是個紮手貨，不要打蛇不死，反被蛇囑！那麼索性拚著把那第二進房屋犧牲了，在堵窗柴上，放上一把『三光



『將侯七和車夫活活燒死在內，纔出胸頭之恨！計議妥定，馮有成便動手搬運石頭，去堵塞中間後門；鳳珍也幫同搬移着，誰知她不知就裏，却把那塊遮蓋智井的磨盤大石，也搬了進來；此刻馮有成正忙着料理一切，却不會理會到那塊石上。這也是他惡貫滿盈，故而會鬼使神差，不先不後，內裏招留個鳳珍，暗中援手；侯七毫毛都沒傷半根，反害得他自己家破人亡，斷送一條老命；這真是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了！閒話休提。當晚三更時候，馮有成父女二人，便往外邊動手。趙鳳珍也悄然上屋，施展夜行術，來到前埭屋上，將屋面揭開，放走侯七。下面馮有成在後執着燈球；小鳳子在前面，將左手拔開耳房門門，右手舉刀便剝，總道趁睡在板上之人睡熟著，殺他個措手不及！不料一刀斫下去，人沒斫着，却斫在搭鋪的稻柴和板上，斫得稻柴窸窣，板鋪咕刮，霎時作聲！可是小鳳子手脚也很『利羅』，見第一刀沒有斬着，忙將刀折轉，刀口向



外，趁勢在板上斜批過去；這一刀名爲『饑鷹掠食』，是宋代周侗老師傳下來的，乃是鬼頭刀刀法之中的一著殺手。小鳳子滿擬仇人侯七，就算讓得過第一刀『量天切菜』，第二刀總難躲避，保管這一刀，把那殺夫仇人的脚背、髻尖，一齊削成一條血槽來哩！書中交代：侯七要是沒有鳳珍那張紙條關切，就算他『點理』不喝酒，不至被鬧陽花酒麻翻；可是高臥在床，這兩刀也確是難躲！如今有了整備，等不及小鳳子第二刀出手，侯七的身子早已騰空躍上；小鳳子兩刀斬空，忙向板上一望，連人影子都不見了！此刻褚三正在用力撥開窗前的柴草，忽聞七爺床上有『單片子』聲音，扭項一瞧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啊呀！」他畢竟是個渾人，竟忘了江湖上『男不與女敵』，又道是『好男不與女鬥，好鷄不與狗鬥』的舊規，忍不住『怒從心上產，惡向胆邊生』，口內大吼一聲，退一步進窗檻，順手抓着一條板凳，提起來，向着小鳳子身上，用力直攢



過去。小鳳子正爲剝候七沒有剝着，無明火加高三千丈，便遷怒到褚三身上；見那條板凳如飛一般過來，忙將身子一閃，避過板凳；接着身子一躡躡過板鋪，向着褚三舉刀便斫。褚三手無寸鐵，如何招架？幸而天生蠻力，再者馬鞍石上的工夫也很不淺；一面『騰挪躲閃』，避過刀鋒；一面將束在腰內的那條綿綢衣帶鬆下來，運用兩膀工勁，執在手中，和一條鐵匾担鬚鬚；有了此物，儘可抵敵。小鳳子雖也有幾手工夫，到底女子力薄工淺；兩下走不到十個照面，那口單刀，已被褚三的綿綢帶磕飛了。馮有成在耳房門口，看的清楚，口內說聲，「風緊！」先把燈球吹熄，撒腿就跑。小鳳子自然也翻身便走。馮有成以爲沒有火光，敵人無從追趕；自己女兒熟門熟路，不愁逃不出重圍，祇消退出中間屋，便放一把火，將這兩個雜種，活活燒死了事！誰知屋面上的趙鳳珍，救了侯七，命他速走；她却在『如意百寶豹皮囊』，中取出火刀、火石、火絨、火鏟



，取了一個火種，代替馮有成下手放火。當馮有成吹熄燈球，那屋面上的火勢剛剛旺了起來；褚三在下面，借着火光看得分外親切；他本在那裏嫌比屋內地
方狹窄，難以施展能耐；如今一見小鳳子跑了，正中下懷；讓她二次躡到板鋪
之上，褚三便將手中腰帶緊一緊，用了一手『流星趕月』解數，那條帶，和暗
器中甩頭用法一般；就直奔小鳳子下三部。一壁吆喝着道：「潑娘站穩了！」
喝聲未絕，那帶已經打着小鳳子的膀灣和腳踝骨，一個順風倒，身子直向耳房
門內跌下去；那顆腦袋，剛巧碰在門口地上，褚三適纔攢過來的條凳上；小鳳
子口內道聲啊呀，心上忙想掙扎避過，不料偏偏左太陽穴，已跌在凳之上；撲
的一聲響，可憐腦漿迸裂，兩足伸了一伸，竟嗚呼哀哉了！那張嘴還開着沒合
，因為單喊出了個啊字，那呀字尙未出聲，所以口尙張着。此刻褚三見打中敵
『妖』，忙在地上搶了那口刀，躡過板鋪，一瞧見人已沒命，自己要緊找尋比



爺，由她去罷。保留了她一個全尸！便左手提了腰帶，右手執着鋼刀，進了耳房，向後尋來，此刻馮有成正因女兒戀戰，未曾隨在後面，想回一步過來招呼，不料自己女兒未來。那推侯七的車夫却往後尋來，嚇得他掉頭又跑。褚三見是盜黨，便在後大嚷大叫的沒命追來。那屋上的趙鳳珍，却都看得明白，趁此落下屋中，將侯七的行李雜件，收拾妥貼，攜着也向後追來；及追到屋後，祇見褚三已追在後門外面，站立在那口智井旁邊呆瞧着。原來馮有成自知力弱年衰，不敢動手，專想逃生；及逃到後門外智井旁邊，心慌意亂，忘記了那蓋井巨石，已被鳳珍搬去填塞中間後戶，還認道蓋着哩；等得覺着脚下踏空，已經不及，一個囫圇身子，生生掉下智井去了！褚三在後瞧明，不知這是井呢？還是地道的入口？正在躊躇着。鳳珍趕到了，一見這種神情，料想馮有成已掉下井去；芳心一動，忙將手中物件放下，回進屋去，仍將那塊磨盤大石搬回來，



放在原處。此刻火勢冒穿屋頂，愈燒愈旺；再加天井內填的柴艸，都是引火之物，一時烈焰騰空，像火山發火一般。褚三急得雙足亂跳道：「不知七爺到底如何了？」鳳珍先把侯七的東西，交給褚三收去；口中又打了聲呼嘯，這是關切空中神鷹動身。然後安慰褚三道：「你家七爺已經走了。」接着，便領了褚三，到了上窰市梢頭松林內去，找尋侯七；這是鳳珍在屋上放走侯七時候所約定的。至於鳳珍放的這把火，隔不到許久工夫，已經燒得滿天通紅；上窰鎮的居戶，忙都起來設法撲救，結果：馮有成的鐵作鋪，前後燒光，連小鳳子的尸身，火葬在內；且喜沒有累及左右鄰居，單燒得馮家人亡家破，冥冥中好似有人計劃着此事：馮有成一生，用鬧陽花酒，謀害了許多良民；今番自己也平白地破家送命，可稱天道好還！書中表過不提。



第二十三回 雪夜長途偏逢醜女纏 異鄉逆旅又被病魔侵

且說褚三當時隨了鳳珍往市梢上趕去，及至尋到松林之內，那裏有侯七的影子？褚三幾乎將喉嚨喊破，也沒人答應，不由又發急起來。趙鳳珍道：「你急也無益！也許七爺先走了。你可曾聽七爺提及過，打算往那裏去？」褚三道：「聽七爺說過的：預備先到徐州雲龍山青艸窪單莊上。因為七爺和他乾爸約會在那裏。如其他的乾爸尙未曾從南京回來，他便迎將上去。」鳳珍見褚三也懂得江湖義氣，便指點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同你在這林內守候到天明，好在已近四鼓，不久就要天亮了。你可知雪後的地上，有足影可尋；待到明晨，旁着足影找尋，尋得到七爺最好；如其尋不到，我自有的事要去辦理，你可將七爺的東西先送到單莊，倘然七爺還未到那邊，那麼一定在此間誤了方向，往南走去了。你可把七爺行李寄頓在單莊之後，空身再上南京，包可與七爺會面了。」



。」「褚三此刻，也叫無可奈何，祇好啞啞連聲的答應着。不料待到天明，却見地上足跡很亂，那裏辨得清楚！又祇能依着鳳珍囑咐，兩下分手，替侯七送行李到單莊。鳳珍自願自回去參見師父，報告經過情由，了却五台山一段朝山功行。石道姑見了趙鳳珍，果然印堂內天喜發現，大徒弟王鳳珠趕來請求婚事的說話，果然應在鳳珍身上！即便打發伊上徐州去探望董長清，其實暗暗就是命她到徐州就婚去，不過沒有說明白，恐怕直說了，鳳珍面嫩，要發臊不去。慢表鳳珍隨後來。再說褚三丟失了自己僱貨來的一輛車，又不知侯七究竟到了那裏去？姑且依着那女子的話，將七爺東西，送到了單莊再說。不料東西送到了單莊，候七的人，還沒踏到彭城地界哩。於是褚三交脫行李，忙又隻身趕到南京，探聽消息。其時南京方面，可憐那朱三傻子，中了八臂哪叱一腿，百日雞心腿，果然到百日上傷發身死。于大明子、蘇二等趕到，已經來不及了！三傻子



家內本無什麼人；他師父馬回子又出門去了；一切喪葬等事，都是于、蘇、李、高、諸人辦理。一面在南京城裏城外，找尋八臂哪叱這人，預備替三傻子報仇雪恨；怎奈一時尋不着，便祇能驚官動府，由朱三傻子表姪龍無畏出名頂告。偏偏官廳怕事，不肯受理；日子多了，原和侯七有約的，還恐怕他盼望，所以大家商量定妥，一行人衆準備回徐州。就在這一天上，褚三來了；方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連侯七的人又丟得無影無踪；大家自然又添一番心事。還是蘇二有主見，便派徒弟小毛豹，陪着龍無畏上揚州，走徐寶山的門路，叨在同是袁門弟兄；務必託他說情，告准詞狀，將劉萬通拿來抵命。又派李長泰和褚三二人再向上憲、龍亢集一帶地方，找尋侯七下落；他們還在江甯守候消息。究竟侯七在馮家店屋上出來，怎麼會違背鳳珍松林之約，一個人竟先自跑掉的呢？這也是侯七命途多舛，又岔了亂子出來！原來當他在馮有成店面屋上，和趙



鳳珍晤面的時候，在趙鳳珍固已知這男子是侯七；在侯七却不知道這位姑娘就是蘇二曾經替自己提過親事的趙鳳珍；不過自己身入虎口，未知敵方虛實，斷不肯貿然出頭；恐怕失敗了，有損自己威望事小，倒是累及義父于大明子一輩子英名，付於流水事大！江湖上人家談論起來，怕不衆口一詞，笑我們關東漢子，祇好在山多屋少，樹廣人寡的東三省撒野；跑到關內來，就容不得他逞健爭勝，活該丟人哩！侯七存了這層心思，故此對於那位拔刀相助，不知名姓的女英雄所說的話，多肯依從；她既囑咐先走往市梢上松林內候着，褚三的人和行李等件。由她負責，保能安全攜出；那又何必定要在此險地爭強！況且下面動手的，又是個女流；江湖上好男不與女鬥！所以決計先走，上松林去候着吧。當下由馮家東牆下屋，忽忽奔出市外，好在他生長吉省，雪後嚴寒，倒也經慣不怕；那時雖在夜間，有那雪光映着，依着方向走去，路生路熟，也就不成



問題。一路走着，一路暗忖：那女子是否就是預先寫示紙條，令俺得有防備之人呢？如果是的，那一定是趙鳳珍姑娘無疑了！適纔在百忙中，實在無暇通道姓名，祇好到了松林之內，候伊救了褚三到來時，再行請問。不過倘是趙鳳珍姑娘，如何會在黑店耽擱。新聞蘇二師父提起，好似說鳳珍上山西北五台，朝山未回，如何又會在此？候七心頭此刻兔起鶻落，想個不定；順着脚步，往前走。實在從馮家東牆下來，該折向西面前進；如今候七順脚便走，出了東市梢，一時找不到那所大松林，越走越遠，却向從上窰回龍亢集的那條路上走過來。正走之間，耳邊麻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道：「線上的合字留名！」候七一聽那女子的聲音，祇認道是適纔救己之人；便接口道：「關東白馬候七。」不料那女子一聞候七二字，忽然厲聲吶喊道：「姓候的！你站着！姑奶奶要瞧瞧你的心肝五臟是不是和禽獸一樣？你在雞冠山，若沒有姑奶奶暗助一臂之力，你的



狗命，早送在三寸丁手下，玉面神猿之手！你現在倒和王家望門寡想成婚嗎？嘿！姑奶奶不答應哩！你敢上來，較量較量嗎？」侯七一聽話不是頭，又在夜間，看不出來人面貌；不過知道決非適纔救我之人，也不似揚刀斬我之人。忙伸手在百寶囊中，取出千里火來，順手一晃晃亮了，向前一照。祇見那個攔路女子，一蹶一拐，正也迎上前來；原來她右足比左足短去寸許，乃是個跛足。再一瞧她面部，左目的眼珠子，又是沒有的；竟是右跛左眇。侯七忽然想起家鄉陶柳溪的兒子，乃是左跛右眇；倘和這女子配了夫妻，倒大可相互爲用！想到了這一層，幾乎笑將出來。忙把千里火熄過藏好，抱拳帶笑道：「姑娘既知侯某鷄冠山事，諒也不是外人！侯某自知年輕無狀，江湖上少留『交情』；不過與姑娘素昧平生，有何開罪之處，值得夜深雪後，要和侯某較量呢？」那女子厲聲道：「爲了我們自家人事，怎肯輕易放過你這小子！」侯七道：「如此說



來，姑娘敢莫是趙家的鳳姑娘麼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既知你姑姑奶奶的威名，可立刻跪下來磕四個響頭，讓姑姑奶奶『慈悲』你幾句，放你一條生路，警誡警誡你下回！」侯七聽了，不由得火往上衝；心想抽鞭出手，一轉念間，又想着她是女流之輩，何苦跟她一般見識，讓她三分吧！想往左右兩面小道上避開時，誰知雪夜地上，一片白茫茫的，瞧不清是水道是陸道，不免有些胆小起來，不要誤走入水，就算不致浸死，像這種寒冷砭骨，自己又不善泅水；却有些不上算！祇好硬一硬心腸衝了過去，尋得松林暫躲，候那個女子和豬三來吧。主見打定，口內便道：「侯某並非沒種，不過瞧你是個殘廢之人，不同你『爭王奪霸』，讓路吧！」說着，便作一個『金雞抓兔』姿勢，向着這女子衝上前來。在侯七此時，將此女當做了趙鳳珍；誰知這是鳳珍的族姊，趙子丹的孫女趙鳳瑛；雖是目眇足跛，但是天生神力，併由子丹親自教導，練就一身『水火龜蛇工



」，着實有些能耐。當下見侯七用金雕抓兔姿勢撲上前來，便將身子向側一偏，她出手的把式，乃是五指並頭尖勢，俗喚『猴形拳』，外表漂亮得很，不道窮凶極惡！瞧明侯七身子已經撲進己門，先曾聞得關東于家威名，也不敢怠慢，忙起一條左手，接着侯七右手，再將自己右手，在侯七左肘旁側用力一抬，一個浪裏拍鷗之勢，索性運用全力，向自己身後一抽一抬；口中喝聲小子站穩了！侯七一來輕視她是個殘廢女子；二來在陌生雪地；三來無心戀戰；冷不防遇到這麼個女行家，故而會手被人家接住，接着又被這一送；侯七身不由主，往前直跌直衝的，擰出了五六尺地步；然而還幸虧是侯七，若換了尋常之輩，早已攢跌的了！此刻侯七，不禁怒火中燒；暗忖：這賤丫頭，竟用『七星連環手』，想把俺攢幾個筋斗嗎？倒不如回手給她一點顏色看看，讓她也明白俺姓侯的不是無能少幹之輩！忽又轉念道：「既然已經退讓了；看在雞冠山暗助一



臂的恩惠上，「扯」了完事！」所以口內說道：「算俺候小坡沒種，好雞不與狗鬥，後會有期，再見吧！」說完，拔步便跑。趙鳳瑛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小子！你『亮工』了！今晚憑你逃上焰摩天，姑奶奶也要追上你靈霄殿！小子你候着，姑奶奶來矣！」說罷，也施展夜行術，自後追來。侯七見這女子懂得交情，還要追趕上來；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便想停住脚步，和她較量。忽然眼前一亮，發現一座雪山似的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在一箭地外，有一座大森林；那樹上堆滿着雪花，故此白茫茫融成一片；一時倒看不出是什麼樹來？侯七暗暗道：慚愧！原來馮家店內那個女子約會我候在那裏的松林，此刻方纔走到！計算路程，約摸要距離上饗街市七八里了。既有森林，不管是松樹不是松樹？何不趁勢躲了進去？一者等候褚三押行李到來；二來不必再和那趙家蠢婢出手，回頭見了蘇二師父，也好抵銷雞冠山那次受伊的恩惠了！一壁想着，一壁跑着，那



森林已在面前，侯七便向樹陰深處走了進去。接着江湖規矩，名叫「逢林不追」：逃的人逃進了樹林，乃是一種認輸的表示；再者也許是逃的人熟悉此道路，林內挖有陷馬窩，或是擅用暗器的；坦蕩大路，不能躲閃，雖有「攢頭」、「鏢」、「弩」、「飛簞石」、「抓」、「鐵蒺藜」等等，不好出手；進了林子，左旋右轉，借著樹木隱身，便可暗箭傷人；有此兩層原由，所以逢林不追。不料侯七今宵遇見的這個趙鳳瑛，却帶上三分傻氣；再加以這條往來龍亢集、上窰的路上，好比在門檻之內一般；她倒不管江湖上什麼規矩不規矩，還是一步不肯放鬆，追了進來。侯七此際真惱得三尸神暴躁，七竅內生煙，暗罵一聲不識抬舉的蠢貨！真認小爺懼怕你不成！忙把腰內那條十三節虎尾軟鞭卸下，整備她走進樹林，給她一手辣味嘗嘗！誰知鳳瑛正要追進樹林，林內倒又躡出一條黑影，接着道：「鳳姊姊，住手吧！彼此不是外人，何必這樣認真。」鳳瑛一



聽口音，忙道，「敢是鳳妹妹嗎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！今天打從家師那裏回來，路逢下雪，纔繞道到府上借宿。不料一到尊府，叩見令祖；却不見姊姊；回頭詢問了你的貼身侍婢小慧，方知你又發了獸性，追人打抱不平！但是你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現在事情又有變化哩！姑且回府去，待小妹細細的告訴你吧。」於是兩人談話的聲音，漸漸的遠去了。侯七在林內，白整備了那條鞭，那女子竟沒有追將進來；喟然而歎道：「便宜了這潑賤貨！」此刻已將四鼓光景，向來的路上望望，却見紅光燭天，燒得半天緋紅；映着那皚皚白雪，更覺得觸目驚心！等等褚三兒又不來，身上却一刻寒冷一刻；便抄出樹林，心想候上去。不料在夜晚間心事滿腔之際，轉出樹林，又跑在另外一條岔路之上；侯七却還沒有省悟着，一路信着脚步趕路，直趕到東方發白，却又到了一個市集。這處地方，名喚爐橋，乃是定遠縣管轄，和龍亢集、上窰兩地，恰成一個三角。



形勢。侯七不知這裏是什麼所在？畢竟大病之後，路上疊受勞頓，昨日既遭大雪凍身，晚上又跑了許多冤枉路，黎明時又中了些寒；故此滿身發燒起來，一刻難挨一刻！幸而爐橋有兩三家小客寓，侯七身畔，倒還有一二十塊大洋帶着；便投宿下來，足足臥了一十七天，方纔可以離床；又將養了兩三天，方稍復原。因為病中夢見朱三傻子到來告別，心中放不下來；等待病體好了，便詢問店家，往南京去如何走法？那店家便指點侯七道：「由此往藕塘到滁州橫山集，然後越過張八嶺的尾閭，便是江蘇省江浦縣該管的東葛、西葛；再過了花旗營到浦鎮，便可從浦口渡江到南京了。或者到了張八嶺，怕走山道，打從明光三界，繞道含山，到張公橋，渡采石，然後進慈湖，一半水道，也可到南京，不過路遠得多了。」侯七問明路徑，也不顧身子受得苦，受不得苦，揭清店賬，忽忽上道。本來他走了這條路上去，莫怪李長泰和褚三兒倆，找尋不到的了。



！在侯七的初意：要越過張八嶺的；怎奈到了烏衣一打聽，這條路太難走，非有土人引路不行！因此決計走水路赴甯。誰知一到明光，纔知張八嶺的山口，已經開闢；不必繞道采石，仍可沿山進發。侯七聽了，再好也沒有，那纔按站前進，過了管店、三界、張八嶺、沙河集等地，到得滁州，天也快晚了，身子覺得乏了；便在一家泰來客寓投宿下來。一問到南京路程，纔知祇得一日；暗想：明天這時候，定可和蘇師父、乾爸等晤面了：」



第二十四回 恨滅仇消一報授首 郎才女貌三鳳完姻

他正在房內思想，忽然店小二進來問道：「爺真的姓侯是徐州人，不是關外來的嗎？」原來侯七住店之際，說了個真姓，却把籍貫調到了徐州。現在店小二如此動問，話出有因；口內雖竭力否認此話，心上却生了無限疑惑；故而追詰店小二，怎麼平空問起此話來？店小二道：「並非小店中要問，因為龍蟠山虎跑泉畔的劉二員外，今天從南京回來；他一眼瞧見了客官，纔命我來問的。」

侯七再要往下詰問，那店小二已經退了出去。等待晚膳過後，那店小二又來和侯七商量，說：今天小店中客人實在多不過，懇情客人，不要包房吧！侯七見他說得至誠，隨口答應了。這種店規，不單滁州如此，大約以前內地的客寓商家如是：每間房內，預備兩隻臥床，一橫一豎舖着；俗名鑰匙頭舖床。每舖每夜代價一百或是八十文，（現在貴了，講角子數，或是洋碼；但是至多也不過



二角。)外加被褥、茶水，燈燭等費，攏總算來，每舖連着小賬，大約二三百文左右一夜。如其生意好的當兒，將房內檯子等搬去，再加搭一舖或是二舖的臨時床；如其客人包房，每間每夜，要照三舖或是四舖計算，合算起來，須八角或是一元代價。(現在洋價加漲，他們的舖價也加倍。)侯七睡的那間客房，本是兩舖；爲圖清爽起見，進店時關切包房的。如今店中生意興隆，臨時和侯七商量，讓出一舖。侯七現在的脾氣，比以前好得多了；並不刁難，一口允許。自己佔了對門舖的那張床位，將傍邊的一榻，讓給店中另外賣錢；店小二再四相謝，歡天喜地而去。侯七再把那兩張床一比較，中間一舖雖然大些，却是竹榻；傍側的一舖，雖是獨人睡的，却是棕墊舖；所以結果侯七却睡到了那小床上去。因爲身子乏了，那店小二去了不多時，他便卸去長衣，蒙被而睡。至於房門呢？因爲他們另外要招留同房客人進來，所以虛掩着。約摸到將近二



鼓之際，果然店小二又招呼了一個河南口音的客人，到侯七房內，睡了正舖。那位後來的客人，認道睡在邊舖上的客人，尚有同伴在外未回；故而仍將房門虛掩，沒有下拴，也便睡了。不料到了三更時候，侯七忽從夢中驚醒，聽得正舖中的河南客人罵道：「狗雜種！你敢太歲頭上動土，行刺你家金老爺麼？」侯七一聽口音甚熟，又聽見有兵器之聲，扭扭嚷嚷，已是扭出房外。侯七怎敢怠慢？忙的坐起身來，上下檢點一過，離床取火，提着軟鞭，走出房門一瞧。祇見兩個人在院落中動手，一個拿刀的不認識；一個赤手空拳的，果然是自己結義弟兄之中，排行第十，河南光州的神拳無敵金鐘聲。侯七見了，便高喝一聲道：「十弟休慌！劣兄侯小坡來矣！」那金鐘聲一聽侯七的聲音便道：「七哥快來捉拿這賊！這就是艸包劉癩的兄弟，放火燒毀七哥吉林天達店，又在南京用雞心腿，踢死朱五哥的八臂哪叱劉萬通！」侯七一聽，氣往上冲，掄動手中



軟鞭，跳到院中動手。那劉萬通剛從南京逃來，他有一個盜窟，在此地龍蟠山虎跑泉畔；因為被于大明子、蘇二、李長泰、高福海、韓尚杰等五人，逼得不能再在南京容身，所以纔逃回老窩。及至到了滁州，也到泰來店投宿，一眼瞧見侯七，便命小二進來探聽口吻；侯七雖沒承認是關東人氏，八臂哪吒却已看透了八九分；回頭問明姓侯的睡在正鋪之上，所以三更時分，進來行刺；一推門却未上拴；便挨身而進，暗暗道：「這是哥哥有靈，天教這斯自投羅網！」便直奔正鋪面前，一手掀開帳子，一手舉刀便斫。不料侯七却睡在側面鋪上，正面却換了金第十了。他也是從南京弔了朱三傻子的孝，聞說李長泰往皖北一帶，找尋侯七，所以他也渡江過來，想尋到了侯七，共商替三傻子報仇的方法。到了此間，雖然投宿，却一時睡不着。當劉萬通推門進來，金十是天生一副電光眼，早已瞧見。及至賊人趕到床前，金十早有預備；劉萬通一刀沒有斫着金



十，反被金十用『黃蜂出洞』之勢，在劉萬通額上踢中了一腿。劉萬通負痛逃出房門，金鐘聲纔嚷着下床追出去，將侯七嚷醒，見是自家兄弟，便上前助戰。劉萬通本不是金十對手，幸虧手中多一把鋼刀，勉強戰住；如今添上一個侯七生力軍，再加侯七聽說是放火燒店，又是踢斃朱三傻子之人；真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！掄動手中那條十三節虎尾軟鞭，鞭花如栲栳大小，使得風雨不透；更使劉萬通吃驚不小！兩下走不到三個照面，碰的一聲，劉萬通的那口刀，已被侯七軟鞭磕飛。金鐘聲看得真切，便搶過去，先把那把鋼刀拾在手中。劉萬通見不是頭，便口中虛嚷一聲照打！侯金二人認是暗器，彼此往側邊一閃；劉萬通便乘勢跳出圈子，上屋逃遁。金十眼快，忙跟著躡上去，却被一件黑壓壓的東西打中額角，打了下來；停睛一瞧，原來這廝發極，將腳上的鞋兒脫下來，當做灰瓶石砲般擲下；二隻鞋子擲掉了，又在屋上，揭了許多瓦片亂拋。一



時候金二人，倒也無法上屋，又不敢躲進屋子，明知一躲進屋，這賊必然逃遁！并且侯七知道他一定是土相；因為此刻合店中人都已起來，那秦來店中人見了，高喝：客官住手！這是劉二員外，不是歹人！分明他此間有一部份勢力，萬一放鬆一步，他躲入了人家家內，一時再到何處找他報仇？正想和金十商量，預備一個人在這院內，穩住屋上這賊；一個人抄到前院，或在後院上屋兜捕。誰知侯七正想着這條心思，已有人上了屋了。是誰呢？原來是王鳳珠的表兄滿天星米金標，和單氏趙氏二弟兄，一共五位。他們是跟隨董長清，往豫陝一帶，追趕楊燕兒奪取龍駒寶馬；居然不會費力，寶馬到手。回至徐州，董長清叫他們迎上南京，找尋于蘇諸位，今晚也住在泰來店中。此刻也驚醒起來瞧熱鬧，他們和金十雖不認識，和侯七是認得的；正要上前相助，却見賊人上屋，便由米金標出主意：他們五人退至前院上屋，由單趙四弟兄分布四方，米麻子




獨自繞到賊人背後，將他連肩帶背，一把揪住；病太歲等四面圍攏來，便將他腰內大束腰解下，將他四馬攢蹄捆着，丟下屋來。下邊侯、金倆見屋上沒有瓦拋下來，認是賊人逃去了；正要上屋追趕，却見這賊捆得五頭聚會，丟下地來。二人也不問這賊如何被縛？先把他毒打了一頓。接着屋上跳下五個人來，彼此相見。不料店主人出頭說話哩！說：這是此地有名的小孟嘗君劉二員外！你們怎麼胡鬧，當他賊用，打得寸骨寸傷，小店可吃罪不起！快先把他放了再說！當下侯七等出頭承當，并且說此人在南京犯着命案，要他歸案償命。店主人便向侯七討取犯案捕人的公事，怎奈侯七又拿不出來；擾到天明，尙無結果。却驚動了滁州地方上的土痞，內中大部份是劉萬通死黨；都圍攏來說現成話，侯七等不但不能押着劉萬通上南京，自己連金、米、單、趙六人，反被他們指爲誣良爲盜；要被店主人等捆送了！正在爲難之際，恰巧于大明子等從南京來



了；因爲小毛豹伴着龍無畏到了揚州，先見了徐寶山的紅旗李大個子，哭訴原委；由李大個子私下告訴徐統領，徐寶山極重袁門義氣；即便派李大個子，拿了他親筆簽字的書信，同小毛豹、龍無畏倆回南京，在江寧府衙門投書，一面再命龍無畏補了詞狀，分向上元縣江寧府台下控告；這一來，自然批准了！這時候三傻子的師父馬回子也回來了；再由他向江防營裏一走門路，其時江防統領，恰恰是江西張少軒剛接任；手下一個親信叫林錫祖，也是馬回子的門生；自然要買老頭子的臉，便打幹到各省通緝公事，并且即由林錫祖承辦此案；馬回子知道劉萬通的丈人家，在滁州龍蟠山；所以公事一下來，便同子蘇諸人，上滁州來捕捉；剛纔趕到，聽得路上閒人，談及泰來店內出了新聞，他們便找尋到來。店主人見了真正拿捉劉萬通的公事，倒嚇得躲開了，面都不敢露哩！那班土痞自然也散了。當下林錫祖，在當地文武衙門投過公文，便將劉賊解回



江寧。恐怕路上有羽黨行劫，將他脚筋挑斷，用胡桃練串了琵琶骨，押到江寧；由上元縣審實口供，定了斬立決罪名；將來京詳回轉，行刑時節，三儂子表姪龍無畏化錢買通了劊子手，偷取了劉萬通心肝去，祭奠朱三儂子。因為儂子無後，便由龍無畏頂襲兩姓香烟，後來由朱三儂子師兄馬哀陸，收龍無畏做了徒弟；又到滄州去，投拜李長泰門下，學會廖家救命三拐；又練習了一身水內工夫；以後江湖上，提及南京三步兩橋的巡江海蟄龍無畏，倒也頗頗有名。這都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再說于大明子、侯七等將劉萬通解往江寧，總算替三儂子報了仇了！便動身回徐州。在路上問及米金標等如何奪馬？米金標說明經過情由，原來：龍駒寨的柴老八，接到董老道書信，便派定弟兄留神此馬。那楊燕兒自知不敵，樂得做人情，將馬親送到柴老八那裏。柴老八受了他馬，即派人送回來，我們追上去，在鞏縣地方兩相逢，已將馬帶回徐州了。大眾聽了，



甚爲歡喜。誰知楊燕兒抽心爛，他盜到了寶馬，却冒着白馬侯七名義，在許昌五女店婁家集，做了一起血案，搶了人家財帛，奸了人家寡婦，殺了人家事主；然後將馬送給柴老八。至於他的身子呢？到嵩山候劉萬通不到，便投奔魯山二郎廟的紅槍會首領樊老二去了！那樊老二，和王天縱、白狼諸人，都是關東道上的有名人物；楊燕兒到了樊家，漸和這些人認識。他們的團體，總名半段槍會；供奉的老祖爺，乃是唐朝的潼關總兵哥舒翰；因爲哥舒翰當年曾持半段長槍，殺退三路吐蕃兵將，名震中外；纔留下兩種半段槍法：一半叫紅槍，一半叫黑槍；又喚做紅門玄門。樊老二與柴老八等同出紅門；祇有白狼是玄門。當時那豫西一帶，有一種歌謠道：『半段玄來半段紅，關西大漢走關東；有朝鐵樹開花後，天下和平五穀豐！』楊燕兒見樊老二並無大志，那白狼却想幹大事業；所以最後他便追隨了白老五去哩！但是許昌做的血案，屍親不知就裏，



便在許州知州衙門內，將白馬侯七控告下來。自然一樣申詳上憲，行文到吉林拿侯七。直待吉林方面，查明侯七等其時又上的徐州，回文轉來，再動公事，到江蘇來捉侯七。幸虧這樁事情發生之際，他們十弟兄當中的老四，黃面佛高大鎖，恰恰保鏢經過，瞧見楊燕兒渾身血蹟，跨寶馬過去；纔好到官證明侯七冤枉。然後邀齊衆家好漢，上魯山拿捉楊燕兒歸案。這多是後文中的事情，現在不過提及一句罷了。請問侯七等當時祇知寶馬重又到手，誰能料到楊燕兒又暗施這條移禍江東的毒計！單表大家當時同回到了單莊，褚三和李長泰也來了；他們倆因尋不到侯七，非常含慚，併且着急；及至回來見侯七已經先在，纔把心上石頭放下。單三英便將馬交給侯七。侯七也便多給些銀錢與褚三，叫他回徐州去，賠償車行中那一輛羊角小車。因為那輛租來車兒，已在上窰馮家店內燒去了！併且勸他投軍，報効國家，因為其時已在清民交替之際。褚三聽了



侯七的說話，自去辦妥私事，投軍効力。此人後來做到封疆八座，獨當一面，全虧侯七一臂之助；所以侯七將來遭了血案嫌疑，還有用他之處。當下諸事妥貼，便又重提親事，蘇二去問董老道，說要待王鳳珠來了再定。候了不多幾天，王鳳珠回來了，帶着脚父二封書信，分遞董、蘇二位。及至折開一看，那石師太信上，說得明明白白道：鳳珠是高家望門寡；仍舊要做高家的續絃，不宜做他家花燭夫妻，反而大家有礙！侯七賢姪的赤繩，繫定在鳳珍身上。并且三徒弟楊鳳英的終身大事，也趁此託給董、蘇二位師兄，替她撮合成金玉良緣。這一下，可把董長清和蘇二倆愣住了；同時要解決這三鳳姻緣纒行！不然，一定又要暗中發生爭執！而且侯七聽了，又明言不要趙鳳珍，一時却又說不出一個不要的理由！祇有王鳳珠肚內明白，這是龍亢集趙子丹孫女兒趙鳳瑛幹的事；因為雪天黑夜，分辨不清，侯七祇當趙家鳳姑娘，是個既醜且澀的人物；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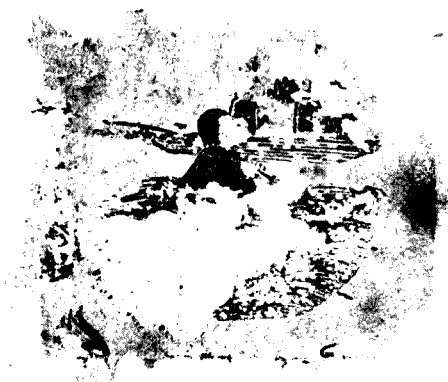
以不要。論理應該說明，無如爲了自己婚事落空，所以故意不說。這可糟了！那陳海鯨和張景歧倆，却從關東請了于大娘，帶了侯七做親費用，已從長春趕到了。可是這邊親事，越說越遠哩！正在爲難之際，蘇二預備上雙橋鎮蓮花庵，和石悟真去打商量。山東曹州方面，金眼神鷹高福海老三家內，却追了個莊丁來了；說高莊主的妻子產後中風，連小孩子雙雙斃命！二莊主高大鎖保鏢出外，又不在家；自然高福海要趕回去料理妻子喪葬。蘇二至此忽恍然大悟，說，高老三爲了兄弟義氣，所以丟家出外；如今害他斷絃，石師兄真有先見之明，我們該把鳳珠姑娘，說合與高三做了續絃哩！大衆自然贊成，由李長泰、單三英作媒，說成此事。因此蘇二又想到金鐘聲身上，一問他尙未對親，而且他的小名叫玉哥兒；便寫信到光州金冕英那裏，將楊鳳英親事說妥。獨有侯七親事尙未解決，幸虧由于大娘盤明了侯七心事；此刻王鳳珠也把雪夜之事，說將



出來。蘇二便要差小毛豹上雙橋鎮去，將趙鳳珍請來。剛要動身，恰巧趙鳳珍也奉了師命到來。侯七見真的趙鳳珍，就是馮家店內救護自己性命之人；方纔要了這頭親事。誰知鳳珍聞侯七拒婚原委，又不答應起來；幸虧有衆人相勸，方始無事。可惜著書人無此本領，不能將當時男女雙方的誤會經過，細細寫出；祇能如此草草結束，不然，倒好頑子哩！侯七既和鳳珍結婚，在徐州住滿了月，回至吉林，重又備酒告廟，邀請親友。恰巧陶柳溪前來賀喜，又託侯七替他兒子作媒。侯七便想起那趙鳳瑛來；便從中說合。彼此多是眇一目，跛一足，而且一左一右，天生奇耦陰陽，合該配成夫婦。這一對賢梁孟，後文中也有用處；所以要特地表明。侯七成親的第二年，趙鳳珍一胎雙生，養了兩個孩子。大明子夫婦非常歡喜，取名叫做雲孫、明孫。將雲孫頂了他祖父侯雲坡香煙。明孫自然頂襲自己于氏香烟。依侯七心思，還要到吉林造屋開店。大明子



勸他不必，把自己長春的那所天達老店，傳給侯七開了。至於王鳳珠和楊鳳英，不久也和高、金二人結婚，自然也有一番熱鬧。他們十弟兄之中，雖然死了朱三、傻子、排六、羅佩巽、排九；但是新結識了米、單、趙氏諸人，而且多又沾親帶眷；實力上非但不減，并且比前有得增添了！





第二十五回 開賭廠大流氓抽頭 借盤纏小禿子割肉

且說河南省魯山縣內，有一處地名蔡家匯；那是汝州寶豐魯山三縣交界，四圍有八八六十四個土墩圍着，名爲黃家八卦墩。據說是三國年間，曹操八十三萬大兵下荆襄時節，痛恨諸葛亮，特派夏侯惇到南陽三搜臥龍崗，想捉拿孔明家屬；初不料孔明的泰山黃承彥，早已料到；吩咐女兒率領家中男、女、老、少，早早遷避到魯山山內暫住；猶恐曹兵到了南陽撲個空，再沿着汝水，從南召一路尋過來，所以黃承彥按着八門金鎖陣的休、生、傷、杜、驚、死、景、開方法，造下這六十四個烽火墩。如其客邊人到了這地方，不僱土人帶路，任憑你在內行走一年半載，仍離不了蔡家匯前、後、左、右，方圓三十六里另一步範圍之內。談到我們中國民風的強悍，第一要推中原子弟。照地理上研究起來，潼關以東，黃河以南，江漢朝宗之地，確居天下之中；那麼湖北、安徽、陝



西、山東、山西、直隸、六省，都不過帶一只角，河南却好算全省多是中原區域。就河南一省研究，要推豫西一帶，民俗愈加蠻橫。就豫西而論，河洛道道區內的寶豐、魯山、汝州、伊陽、盧氏、嵩縣，多是著名難以臨治的硬縣；何況蔡家匯這處地方，佔着八卦墩的地理形勢，又是三縣交界；在路東闖了禍，祇消跑到了路西，就算是鄰縣人民，一時未便動手找他的了！所以豫西小兒，有幾句童謠道：「做了盧魯民，殺人不償命！」「跑進蔡家匯，有天無日頭！」

「魯山」百姓架子大，皇帝到來不接駕！從這三種歌謠上推想，也可以明白那處地方民情風俗的大概了。那一年是前清宣統三年辛亥四月底邊。蔡家匯東市梢關帝廟內，有一個破落戶叫蔡梟，和一個陝西客民叫赤阿五倆，合開一局賭，輸贏做得很盛。本來這種天高皇帝遠的地方，遇着初夏日長時候，真是興賭漲麥天；祇要有輸贏，儘管一口氣賭下去，用不着歇手。好在地方上的鄉董，



也一鼻孔出氣的；這局賭裏頭，他也有一份贏拆輸不管的乾股。至於駐防在蔡匯的一個把總，和着手下七八個弟兄，當然都有香烟鞋襪錢到手；他們非但不說閒話，來空做閒冤家，還希望賭得熱鬧；那麼日腳好久長，他們外快也撈得足些！不料天不從人，魯山、汝州、寶豐三縣，多有告示發來，說是省裏公事；因為廣州鬧了革命黨，雖未釀成巨變；但是黨魁趙聲、黃興、孫文等，都在逃未獲；故此宣統有密旨諭各省督撫，叫他們將該管地方，無形戒嚴，防範革黨；各州縣奉到上峯劄子，自然也分函各鄉董，諭話各地保，一面曉諭示衆，第一就是嚴禁聚賭，恐怕黨人混雜。這麼一來，蔡匯這局賭，祇好休息幾天，避避風頭再來。如是者，約摸歇了十天光景，見縣內不上緊了；這班愛賭之人，真賭得心手熱辣的當兒，一旦戛然中止，好比年輕婦女，死了恩愛情人一般，那裏守得住；自然又上局了。不過停了一停，那檯面終究要疲乏一點，不



像前幾天那般踴躍。恰巧蔡梟搖過了頭場。本來分開大小檯，大檯上搖籌碼，小檯上搖牌批。因為捲土重來，輸贏不佳；所以祇開了一張檯子。頭場搖過牌批，結過了。二場換籌碼，如果有輸贏，一場場搖下去；倘然沒有輸贏，便收過籌碼，再搖牌批，名為雨夾雪。那晚蔡梟頭場是掃的。赤阿五坐下去搖二場籌碼，見人頭不多，索性搖暢口，不做滿頭；下風儘押儘贏。不料骰子不掙氣，開場二夾三四灘，沒甚大進出。後來逢四必伏，被下風撲着了路，一見開出四來，大家都拚命的押么；連捉住二次，上風已沈了二三百塊錢了！如果坐下來說了個滿頭，倒好換骰子或者扳斷了重搖；無奈搖的是暢口，未便如此急幹！等待第三個伏么來了，下風一條邊押着那個么門。赤阿五一打量檯面，如果開了重門，配錢要八九百塊；自己口內未便說什麼，便喊蔡梟來道：「搖三坐七，我是不過三份，公賬內要七份；這一寶輸贏比不比？請你們說話？」這是



一種打過門。蔡梟假意說：「我也不能作主！讓我到賬房內徵求大眾公意。於是恩恩退出人圈子，故意跑出去一轉，然後回進來道：「眼裏祇領三成，我個人領一成，做四成輸贏。」赤阿五道：「那麼我也加領一成，照檯面八折輸贏。」當下那個做二相幫的，便高喊一聲：四門八折，大家願意嗎？不願意的快收注！此話一宣布，頓然間人聲喧雜，罵上風不漂亮的；笑上風怕做輸贏的；有的怒聲詰責道：「我們輸了錢，全仗這一寶反反本；不要臉，打折頭了！那麼我們袋內的錢，你們搶了去，倒痛快的多！」赤阿五一味乾笑不則聲。做相幫的却陪着笑臉，和那人說去。這一番騷擾之後，接着又是收注頭的，加注頭，通注頭，收住又押，通了再動的亂上一陣。這陣亂過，重門還是么門白虎。做相幫的，本來青、進、白、出四門，用看、開、亮、掀四個字代表。此刻白虎重門，自然亮字不喊，單喊掀起來開看吧。如果上風沈得大了，四門押錢相彷彿



；也許彼獨揀重門喊。不過喊要喊三次，頭二次喊後，必接一句阿有？要待第三次喊過之後，上風纔伸手去開搖缸蓋頭。此所謂三邀三喝。如其下風下注，在三喝之後，名爲拉轎槓；萬一開了輕門，下風要怪着拉轎槓的；開了重門，又要受上風閒話。故此經過三喝之後，不再會有人下注！況且今晚是打折頭，上下風比交鋒，這一寶辰光也格外歇得久了；更不會有人拉什麼轎槓！所以幫開的喊罷三喝，肚內已經在那裏打算折頭掃配了。不料人叢中，忽然有個客邊人的口音喊道：「慢開！押啦！」大家甚爲詫異，不約而同的，都向那個拉轎槓下注的人望去。却是一個粗眉、大目，年約四五十歲的禿頭漢子；身上穿着得也不見得怎樣，一望而知是個老串客，不像會下甚大注頭的。果然他摸出三個銅子來，親自授到檯面上道：「兩串，擱白橫。」那班下風見了，掌不住笑起來道：「這人眼睛內塞土，耳朵內填泥；所以瞧也瞧不清，聽也聽不出！這是搖



的籌碼大槓；銅子不上槓的！」赤阿五見了，更是忍不住心頭火發；親自站起來，伸手把那三枚銅子搶過來，便向人圈子外一撩；口內罵道：「見你媽的鬼！老子在此散散心，尙有人敢來搗蛋嗎？」又向幫閒道：「休去睬他！他有種的；當衆在身上割下肉來押，押中了一塊配他三塊！」於是赤阿五重又坐下，自顧自開盞盆。這一寶，却開了個頭飄門青龍；上風佔着便宜。自然幫閒的把下風注頭照八折吃配開了。赤阿五重又蓋盞盆，再搖下去；恰巧鳳凰三點頭搖罷，搖缸放平。那個拉轎槓的秃子，霍的開口問道：「我的注頭呢？」大家聽了，又笑罵他道：「這人真是跌的！怎麼寶官方纔撩錢說話，他一毫不知道，還會問他的注頭哩？」那個秃子道：「不，俺有道理，方纔俺是送輕門。如今開了輕門，該給一句說話給俺！」赤阿五聽了，明知此人是來尋事生風，想好處來了！送輕門這個規矩，本來是有的；但是和此人面不相識。再者聽他是客



邊口音；明欺他地陌生疎，故而索性蠻橫到底。厲聲回答道：「老子愛做交鋒，誰要你來討什麼好！」那秃子冷笑道：「既然愛做交鋒，爲何要打人家折頭呢？欺生吃相，太不講理！」這話一說，赤阿五臊得臉上緋紅，愈加惱羞成怒；惡很很的道：「小子是有種的；就割肉下來押！」秃子道：「真的嗎？割肉有甚希罕呢？」說罷，便把身子挨上一步，靠近檯邊。好在他的身軀長大，便把大褂下擺撩起，將左足蹠起來，踏在檯子邊上。一伸手，在打腿布內，抽出一口鋒利雪亮的牛耳尖刀；橫過來銜在口內。然後自己將打腿布褪下，褲管兒撩到膀灣上頭，露出一條毛茸茸的黑腿；將左手擋住衣鈎褲管，防他拖下來；右手在口內拔過尖刀，照准着自己腿上，丟的一聲，竟然血淋淋削下一片肉來，掉在檯上！兩廂那些押寶的下風，膽門子小的，已經一聲吶喊，掩目跑開。就是膽大之人，雖仍站在那裏觀看，但都免不了嘖嘖連聲，竊眉擠眼。反是自家



動手削肉的那個禿子，談笑自若，創痕上血流不止，他好似不覺得的一般；却從容不迫，把那口尖刀倒過來，刀尖向下一戳，把那片肉挑在刀頭上；抬起頭來道：「押進門！」一壁喊押進門，一壁把那片血肉連刀，向着赤阿五面前擲去。說也奇怪，那口刀飛到進門當兒上，好似有智覺的一般，竟會落下去，不偏不倚，直挺挺戳在檯上。禿子又行所無事，笑向大衆道：「這一寶，准是進門。大家快下注噯！」請問鬧出了這個把戲，再有那一個敢下注做輸贏；自然一味的胡擾，亂鬧鬧上一片。本來賭場內，有一種天然秩序；上下風無形嚴守着，絲毫不亂的。如今你喊我叫，把那秩序完全翻擾得沒有了。赤阿五此刻勢成騎虎，臉色鐵青，兩眼發赤，也預備和那搗蛋禿子拚的了！所以把心一橫，竟要伸手上去開盞盆了！幸虧蔡梟得信，趕到檯面上，丟了個眼色。先有人勸赤阿五暫時離開寶官位子，避過一邊。然後蔡梟再陪着笑臉，向那禿子連連打



招呼；加着那班幫開的，也在傍幫着做好做歹的相勸着。開場禿子鐵錚錚不受人勸，但道：「媽拉巴子！俺路也走得多了！人亦見得多了！什麼三頭六臂，赤髮紅鬚的，多曾見識！却從來沒有聽見這種不講理囚娘養的！杆恐他做上風，摸和尚頭，一點兒打光棍過門不懂的！如今俺肉割下來的進門。喚這囚娘養的，有種來開這一寶，被俺押中了，賠俺個三刀六洞！如果押不中，俺今天拚着這身肥肉，和他分個輸贏！好在俺的身軀不是租來的；就連心肝五臟挖出來輸掉了，也活了四十多歲哩！」此刻蔡鼻一嗅打躬作揖，陪笑認錯，正不知費了多少唇舌，好容易禿子的口風落軟了。便在進門上頭，把尖刀拔起來，在刀頭上除下那片血肉；親自彎腰動手，將那片肉在禿子腿上原痕子內掩上去。有幾個聰明些的幫開，便去抓了把香灰來，滲上去，止了血；又拿了幾張紙兒，把一塊揩檯子抹布，撕成兩條布條；幫着蔡鼻，七手八脚的替禿子包紮好。



然後秃子自己將褲管摺好，塞在襪內；再把打腿布纏上，仍將尖刀插在布內。收拾妥當，蔡梟便硬拉着他到賬房談話去。祇要秃子一走，這廝自有幫閒收拾權子上和地上的血漬，打掃乾淨，重請寶官覆位，再做輸贏。單表蔡梟邀那秃子到了賬房，自然用上好酒飯，很殷勤的款待。在飲酒當兒，慢慢的請教尊姓大名？來蹤去跡？方知這秃子是吉林子大鬍子的得力夥計；當年在伊通河內，幹過沒本錢獨腳營生的秃尾鯁陳海鯨。此番是奉着大明子的使命，到陝西三原，拜訪高鷓子，有書投遞。不料和鷓子未曾會面，回出潼關，又錯入魯山歧路；白白繞了幾天冤枉灣道。因為身上盤纏用罄，所以到亂把場內來想法的。蔡梟瞧這秃子的神情，不像哀憐黨放截頭；況且在外跑跑的，山水有相逢！資助幾文川資，極尋常的事！再加吉林子家饒，也很有許多人提及過的。故而當晚安頓他好好睡覺。到了第二天清早，送了他十塊大洋路費。又派一個幫閒，領



他出了黃公八卦墩；指點他一條上鄆城的大道。到了鄆城，便好搭京漢車，不愁再無路可行哩。方算了結這件割肉押寶的公案。從此以後，豫西一帶，都知道吉林子家，有個硬漢子夥計陳禿子。而且傳揚開去，將陳海鯊割肉押寶情形，格外說得有聲有色；凡是歡喜弄拳棒，或是愛賭的，都把這件事情，當做故事講哩！這雖已是前清宣統三年份上的事，但因為蔡匯這處地方，和赤阿五蔡梟，下文都有用處；所以著書人先把這件事情，鄭重其事的敘述一遍呵。



第二十六回 遭綁劫香餌是佳人 受誣攀禍根由駿馬

却說民國四年份上，駐在許昌的一個王玉墀旅長，那一晚，已經十一點敲過，他正獨坐在房內，抽罷了大烟，預備睡覺哩；忽然手下送進一張字條來。王旅長一瞧，却是：「刻在鼓樓後街第十七號門牌屋內，有要立候移玉一譚。嗒嗒。」這幾個字。原來這署名的嗒嗒二字，乃是王旅長和此間一個賣嘴不賣身的土娼張小鴨子倆定的暗號。王旅長對於那張小鴨子，直愛同性命，恨不能用碗水調了，一氣吞在肚內！屢次要想魂消真個，無奈小鴨子狡猾得很，竟同海上神山，可望而不可接一般！憑空半夜三更，來條相請；王旅長心上說不盡的快活，真和得着擢陞了師長消息鬚鬚！立刻更換衣服，喊衛兵打燈，轎不乘，馬不跨，恩恩忙忙，悄然出離旅部，向鼓樓後街來，尋覓十七號門牌的屋子；恐怕接到了大總統或督軍的開拔命令，倒沒有這樣不候駕而行的快燥啦！工夫不



大，轉眼之間已到了鼓樓後街。惜乎是個荒僻所在；再加夜靜更深，一時信都沒有問處。在那條街上，走了幾個來回；總算天可憐的，尋着那十七號門牌的屋子。王旅長急於要見張小鴨子，所以自己上前叩門。一瞧四扇黑漆牆門，靠上首那扇門上，釘着一塊洋鉛皮；一瞥之間，好似開封范三個黑地白字。王旅長把下首那扇門一推，裏頭却没有上門，只叮一聲，那門開了。王旅長便帶了衛兵，跨進牆門。祇見門房內，有兩條長而且闊的板櫓；便吩咐衛兵把門推上，將馬燈火光轉低些；就坐在此間櫓上守候吧。他一個人走將進去，穿過一層院子，到第二進內，正屋內黑暗無光；靠右首次間屋內，却有燈光漏出。王旅長便忙着跨進次間屋內，祇見一個精壯健婦，坐在洋燈傍側補襪；一見王旅長進來，便抬頭問道：「您莫非是王大人嗎？」王旅長點點頭。那婦人笑道：「怎麼來得這般遲？怕小鴨子眼都望穿了！」王旅長道：「人呢？」婦人把嘴一努道



：「後面。」王旅長順着她努嘴的方向一瞧，見有一道腰門，自便愜愜的走進去。一脚跨進那門，耳邊廂好似聽得帶來的衛兵聲音，在外邊高聲叫喊；却沒聽明白是喊的甚麼。他也不去管賬，一心要和意中人照面，急急的走進那屋一瞧，空空洞洞，又不見人！王旅長心上一動，正想回身退出去，追究那個補襪婦人。却又聽得對面屋內，有一種嬌聲喊道：「怎麼還不見來呢？把人等死哩！」王旅長一聽，好似小鴨子的聲音；不顧三七二十一，直闖進去。又過了一重院落，踏進屋子一瞧，是間臥房形式；中間一張床上，帳子放下，露出一雙女足。此刻王旅長的一顆心，別別跳跳不定；喉間發膩，兩腿微微顫動。好容易震定六神，走到床前，雙手把帳子掀開來，口內想喊一句：「小心肝兒！你家達達來了！」誰知他的手剛搭到帳上，覺着那雙女足，向床上一縮；接着一陣子脚步聲响，門外邊，床背後，床頂上，檯子底下，衣櫥裏頭，都鑽出五



六個彪形大漢來；手中多拿了手槍，對着王旅長，齊聲喊道：「手舉起來！」此刻王旅長慾念全消，軟洋洋將帳子放下；回轉身來，愣住了由他們擺佈。那些人聚攏來，由一個黑麻大漢動手，把王旅長上下通身搜檢一遍，倒並沒有帶手槍。至於一疊鈔票，一隻打簧金錶，和一條金錶鏈，他們這班人也志不在此；並未搜去。此刻床上，却走下一個英爽的女子來；把帳子掛好，道：「請旅長床沿上坐地罷。我們今晚迫而出此，相請虎駕光臨賤地，不過簡慢的很！」又向着那幾個大漢道：「你們也太魯莽，擅敢如此的驚擾貴人！還不退出去哩。」此話甫畢，那幾個漢子，有的退向門外，有的仍舊向床背後隱去。最奇的：兩個從衣櫥內走出來的，此刻也仍開了櫥門，走進去，把櫥門閉上了。此刻王旅長驚魂略定，歎了一聲氣。那女子忙道：「請旅長禁聲些！倘然不住的長吁短歎，惱了我們夥伴，都是魯莽之夫；萬一把衛生丸奉敬旅長，小女子一個人



恐也喝不住他們！」王旅長心上雖然恐懼萬分，口內却不能不說幾句硬話，裝裝門面；故而開口道：「你們有話，儘可和我好好相商！何必施出這種手段？至於生死二字，我們當軍人的，不知道怎麼叫生？如何叫死？況且我十八歲投身行伍，從一個排長在小站時候做起，一直做到現在地位，完全是把性命換來；豈有二十多年的老軍務，還會怕死的麼？究竟你們這些人，那一個是當家頭領？究竟把我哄騙到來，爲了何事？快說吧！」那女子聽了，便跪在地上哀求道：「求旅長高抬貴手，救救小女子拙夫性命！小女子名喚趙鳳珍。拙夫候小坡，匪號人稱白馬侯七。因爲有一家縫人，與拙夫暗中作門；盜了拙夫的坐騎，名喚鐵蹄跑月小銀龍；冒了拙夫名姓，在此間許昌縣該管的五女店婁家集地方，黑夜搶劫婁家集首富婁大忠家內財帛，又強奸事主婁家一個廿九歲寡媳。婁大忠極聲喊叫，又被這賊在要害上戳了四刀；受傷過重，立時斃命。這賊臨



行之際，在牆上書了：「殺人者，吉林侯小坡也！」九個字。故而出事的第二天，婁家集的圖董、地保、和着婁大忠的妻、兒等，在許昌縣衙門內，聯名將拙夫控告在案。許昌縣知事備了公文，到吉林去關提拙夫。其時拙夫適因有事羈留在江蘇徐州；故此許昌知事得了吉林的回文，又行文到徐州去捉拿拙夫。拙夫見了公事，便自行投到許昌，分清皂白。恰巧在半途碰見一個拜把子弟兄姓高的，婁家集出事的第二天清早，姓高的親眼瞧見拙夫仇人，跨着那匹鐵蹄跑月小銀龍，渾身血漬；在五女店經過。故而隨同拙夫，到案作證，證明拙夫並非殺人兇犯。許昌縣知事擬了個公平辦法：就命拙夫辦理此案，限一個月內，將兇手拿到正法。拙夫領了公文下來，查緝了三四天，毫無眉目。又虧此屋的主人范玉西得到消息，告訴拙夫，道：這做案首犯，現在魯山地方隱居着。拙夫得聞此信，便上魯山去拿人。不料路經襄城，被貴旅所轄的第二團步兵團長



李金印，瞧中了拙夫那騎馬匹；硬指拙夫是白狼羽黨；誣說拙夫要運動軍隊，希圖擾亂治安；不由分說，拿到團部裏濫刑敲打，不認不休！昨天已將拙夫解到旅部，聞說是李金印親自解來；並將拙夫那騎龍馬，送給了旅長；所以許昌知事，到旅長那裏，要求保釋拙夫出去，旅長就爲得了李金印那騎龍馬關係，不肯把拙夫交給許昌知事，說要待軍法處研訊下來定奪。因此上，小女子得聞此信，沒奈何冒昧邀請虎駕到來，懇求將拙夫釋放，薄懲李金印這廝。諒來旅長總肯賞臉，應允小女子的要求的！」王旅長本來是個色鬼；聽那女子低聲辯訴，如同出谷流鶯，嬌音刺耳；不覺心上又動了妄想。兩手不住的在仁丹鬚子上搔個不停。沈吟了好久，纔道：「祇要你明白了害你家丈夫，並非是本旅長主動；事情就好辦了！」鳳珍聽了，在地上覆的站起身來；欣然道：「既承旅長俯允小女子的請求，那麼，事不宜遲，就請辦吧！」王旅長道：「今晚怕辦不成



了！鳳珍笑道：「有甚麼艱難今晚不可以辦呢？好在字條兒已經寫就，旅長手上那顆金約指，不是鑄着旅長的官印麼？祇消在紙上加蓋一顆私章；煩勞帶來的那個衛兵，分頭跑上一趟，事情怕不立時解決了！」鳳珍話罷，便在床前那張檯子上的抽屜內，拿出兩張紙條來；授給王旅長道：「請過目了，蓋章吧！」一面又在那一隻抽屜，拿出一隻玻璃印色缸來。王旅長一瞧，一張是給軍法處長的；上面寫：「襄城李團長解來之白狼羽黨，因有要面詰。着即派弁押送至鼓樓後街十七號門牌鄙人新寓候訊弗誤。」一張是寫給李團長的；乃是：「頃有機要面譚。請速駕鼓樓後街十七號門牌新寓爲盼。」二十二字。王旅長瞧了那兩張字條，猶豫未決，尚在沉思默忖。鳳珍催道：「快蓋章吧！待拙夫到了家，小女子尙得重重的酬謝旅長大恩哩！」王旅長經這一下米湯灌着，不覺搭訕着將左手無名指上的名氏戒指除下；鳳珍便伸手過來接去，將印色缸放在



櫥上開去蓋兒，用力掀上兩掀；然後授給王旅長道：「請蓋吧！」一面又伸手在牆上，摘下一本歷本，襯在紙條下邊。王旅長便在署下款的地位上蓋上兩章。鳳珍便將印色缸藏過，歷本掛好。又在抽屜內，取出一團亂紙讓王旅長將戒指揩淨戴上。鳳珍口內打了一聲哨子，門外那兩個漢子，便走了進來。鳳珍道：「旅長的衛兵呢？」一個漢子應着退去。不多一回，領了那個衛兵進來。那衛兵是安徽懷遠縣人。今晚無意之間，在外頭遇着兩個親同鄉，請他喝酒；吃得臉子通紅，脚步踉蹌；走進屋子見了旅長，連立正都忘懷的了！王旅長暗暗恨罵這個蠢牛，倒喝得和醉貓一般！全不想身臨何地，倒絲毫不知危險！王旅長祇管忖量心事，口內却沒甚吩咐出來。那衛兵也喝得頭暈目眩，兩眼朦朧，單想找處地方安睡；所以也不問旅長呼喚，有何差遣？彼此呆視了半天。反是趙鳳珍先開口道：「旅長有兩封書信，差你立刻送到軍法處，和李團長耽擱的棧房



裏頭。叫他們照書行事，以速爲貴。」說罷，便將那兩張字條，交給那衛兵。又向着方纔動手搜檢的那個黑麻大漢道：「怕這醉漢一人誤事。有勞米大哥和趙氏昆仲，協同前去。辛苦一趟吧！」黑麻大漢應着一聲，便領了那衛兵退出自去。其餘幾個彪形大漢，也陸續退去。王旅長畢竟乖巧，想趁勢溜哩；故而站起身道：「如今事已照辦，我也得回去了。」鳳珍笑道：「既老何惜一歲！索性待拙夫回來，拜謝過救命之恩。就是李團長到來，不見旅長在座，他決計不肯低頭服小的！既來之，則安之；有屈旅長再等一回罷。想必旅長貴人，熬夜吃不起這苦；好在這裏有件東西，拿出來給旅長解解悶吧！」說着，便去抽開大櫥底下那隻大抽屜，拿出一副烟燈傢俬，將燈點着；忙着把床上被兒床兒收拾妥當，請旅長躺下燒煙頑子。她又喊了一聲金嬌妹子，快拿茶來。接着又走進一個年輕女子，身上也是穿着一身玄色衣裳；姿首倒也不壞。拿着一把哈爾濱



小茶壺進來，放在檯上；向王旅長看了一眼，恩恩的退了出去。鳳珍便靠在床前那張檯上，和王旅長有一搭，沒一搭的瞎談。一面又苦苦相勸王旅長抽煙。王旅長生平嗜好：第一是色，第二是煙。如今既有美人陪伴，又有烏煙燒吹；竟也忘了身在虎窟。反不住的盤問鳳珍年紀多大？嫁了侯七幾年？上頭有無翁姑？膝下有無兒女？像老年婦人般，大談起家常來了。鳳珍口內和王旅長對答，心上却時時刻刻，留意外面聲息。隔了些時，那軍法處長，派了八個馬弁，把侯七送來了。鳳珍又強迫王旅長拿出一張名片，加蓋一顆私章；交給那軍法處的衛兵，打發他們回去消差。等待衛兵一走，外頭自有李長泰、高大鎖、韓尙杰、金鐘聲等，七手八腳，把侯七身上刑具除下；便走到房內，向王旅長道謝。王旅長一瞧侯七那副外表，相貌堂堂，英氣勃勃；雖在襄城團部，受了李金印的非法嚴刑，如今仍舊挺腰凸肚，一毫不有愁眉苦眼的窮極形相露出來；



不覺暗暗喝彩，心上倒很合式。故而反用話去打動侯七，想叫他投效本旅，做名差遣，有意提拔侯七起來。侯七暗中，真是又氣又好笑！口內却推說妻家集這件案子未曾辦了之前，公仇私恨，俱未消釋；等待此案辦妥，一定到旅長跟前効力，求旅長栽培！他們正談間，外邊米金鏢和趙匡忠、趙匡孝，同着那旅長的衛兵，已把在縣署大街，交通旅社內住宿的那個李金印團長，邀請到來。

鳳珍便道：「請旅長快出去發落！」王旅長道：「叫俺如何發落他呢？」侯七道：「容易得緊！祇消旅長出去，和這廝照一照面就行啦！」此刻王旅長身不由自主，祇得慢騰騰走出房外一瞧。原來外邊的情形，和適纔進來時候，大不相同；點得燈燭輝煌，活像一個公館擺場！所以方纔軍法處的衛兵，肯把侯七留下自去。而且進進出出的男女，倒也不少；也有幾個穿着陸軍制服。王旅長暗忖：此間究竟是什麼地方？明天回到了旅部，倒要派人來澈底查他一查哩？不料走到



第二進正屋裏頭，祇見李金印站在那裏。王旅長正要開口招呼，隨在身後的趙鳳珍，却已先開口喝道：「拿下了！」說時慢，彼時疾，米金鏢和趙氏弟兄倆，便躡上去，三個人服侍一個，將李金印掀翻在地上；用一條蔴繩，將李金印四馬攢蹄綁起來，綁成一團；本來他職份是團長，如今却祇團不長了！李金印要高聲叫喊，又被米金鏢在身畔掏出一團棉絮來，向李金印口內一塞；他要喊不能喊。王旅長見了，口內忙道：「有話好說！這算什麼呢？」不料口內不曾說完，自己身後，也鑽出單傑奎單元奎弟兄倆，把他兩條臂膀反過來，推到庭柱傍側反剪起來；口內也一樣塞了棉絮。那個喝醉的衛兵；此刻已經睡着在門房內的長板檯上。單元奎剪好了王旅長，便走到門房內，把那衛兵也就加上一道繩索，綁在板檯上頭；口內也塞上了棉絮。然後大家忙忙碌碌，替范玉西家內，收拾細軟東西。收拾妥當，時候已有三更多天。派往旅部馬廐盜回龍馬的范



玉西，也將馬盜了來哩。於是大家飽餐一頓。然後齊到正屋裏頭。王李倆手足雖然被縛，口內塞了東西；眼睛沒有紮沒，瞧得很是清楚。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共有二十個人。侯七把李金印恨透了，指着他罵道：「你這狼心狗肺的雜種！你自己是白狼愛門生；一點義氣不講，倒了師父的戈，把同盟弟兄的血肉，倒換了個團長！姓侯的和你往日無仇；你瞧上了俺的坐騎，便硬指着俺是匪黨，謀爲不軌；及至打聽明白了俺的來歷，又怕擔當不起，移禍江東；將俺又解到旅部請功。本來你這種東西，留在世上害人，今晚該一刀結果你的狗命！但是俺的寶刀不斬負義忘恩的無名小卒！故而也不屑污俺寶刀，將你這類狗頭，權寄在你頸上！照你這種行爲，遲早總要惡貫滿盈，自有人來收拾你的狗命！如今侯老爺替你留些紀念吧！」說罷便將他左邊一條眉毛，用薙刀薙去；把又他兩耳削去；再將鼻尖削下來，用刀戳破了他的額角，趁熱血流出來的時候



•把那鼻尖替他嵌在那額上；又恐他流血過多，性命不保；所以嵌好了鼻尖，倒又拿出金鎗藥來，替他鼻上，耳上，額上，都滲了些上去。擺布舒齊，又回身向着剪在庭柱上的王旅長道：「此事與旅長毫不相干；故而今晚決計不傷旅長半根毫毛！不過旅長貪了李賊供獻的龍馬，便胡亂將人發交軍法處審訊。所以今晚要有屈旅長，受點小磨折！奉勸旅長：從今以後，辦事要精細一點！像李金印這種東西，以後貴部下也少收容些！因為收容了，與旅長名譽上，事實上，都是損多益少！我們要走了，暫時奉屈做庭柱夥伴！大約至多三五天，自有人到此招尋旅長。今晚多多累及。俺侯小坡這廂有禮了！」說完，一躬到地。

•米金鏢喊道：「七爺，咱們上路吧！和這些人有甚多嚙嚙？」侯七便將屋內所有燈燭，一起熄了。頓然間內外墨黑，寂靜無聲。其實他們在黑暗中，再要靜守了一個更次；然後都悄然出了後門。獨留金鐘聲在內，將後門拴上；至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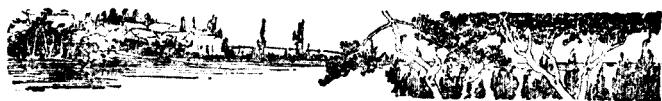


前門門上，已把召租帖子帖上；那塊開封范三個字的鉛皮牌子，亦經除下。門內大門、小門、擗頭、塞頭，都已拴上。屋內雖還有點粗笨家具，不過也值不了許多，預備去掉。金鐘聲拴上了後門，然後飛身上屋，跳牆出去，會着衆人到城門口。待天明開了城門，他們便出城上路。請問誰人想到這所前後門緊閉，門上再帖着召租招帖的屋內，倒有一個旅長一個團長一個衛兵三個人縛在裏頭呵？



第二十七回 如梳如櫛嗟此妙喻 亦兵亦匪苦我小民

這回白馬侯七上許昌投案。他單身走後，大家不放心；所以白面夜叉李長泰、金眼神鷹高福海、和着新夫人王鳳珠、鑛鐵塔韓尚杰、神拳無敵金鐘聲、和着新夫人楊鳳英、滿天星米金鏢、和着妻子鐵頭媽媽趙氏、無毛大蟲趙匡忠、捲毛大蟲趙匡孝、和着金嬌玉嬌兩個妹子、病太歲單傑奎、小太歲單元奎，以及侯七的義父電光眼于大明子、開海神龍蘇二、侯七新娶的妻子千手聖母趙鳳珍，連那徐州丁字巷呂祖廟內的通靈真人董長清、青草窪單莊莊主無鱗鱉單三英、也爲楊燕兒欺人太過，動了無名三昧火，都隨後陸續追趕到許昌，幫助侯七，捉拿楊燕兒。男的祇有小華陀張景歧，和禿尾鯁陳海鯨、包賢訓三個人未來；女的祇有單家弟兄的妻子劉氏、孫氏，和傑奎的岳母劉高氏未來；此外全都追到許昌。不料侯七在路上和黃面佛高大鎖碰到，同到許昌縣衙作證。許昌知



事就着在侯七身上，要這兇手歸案。好容易得到范玉西的報告，預備上魯山去訪拿，又鬧出襄城李金印這樁岔子。幸有范玉西的地理鬼，熟悉許昌各界情形；鬧海神龍足智多謀；便借范家屋子做了幌子，總算王旅長上鉤，侯小坡得釋，寶馬盜還，仇恨報復。他們一行人衆，專待第二天天明開城，便安然離開許昌走了。直到第三天傍晚，旅部副官處，接到一封書信，是本埠郵遞。封面署的是：本城混成第三旅旅部副官處處長升啓。王緘。副官長拆開來一瞧，裏頭寫的是：「余與李團長金印，現被縛於鼓樓後街十七號門牌屋內。性命在呼吸之間，望速派人來救爲要！玉婢便白。俠客代筆。」副官見了，將信將疑，一面派人上鼓樓後街，窺探十七號屋情形；一面到旅長房前，觀看動靜。誰知旅長房門反扃，人影杳無；怪不道這三天裏頭，旅長的面都不見。查問伺候他的親信衛兵，方知尙短少一名叫王得勝的。照此情形，這封怪函，不像是閒空之



人，弄筆頭鬧着頑的；怕是事實了！偏是探聽十七號屋的人，回來報告：是所空屋，前後門都緊閉着，不像有人居住；而且四鄰八舍，都是人家的祠堂，裏頭無人居住；一時打聽都無從打聽！副官長得了報告，倒又疑惑。忙派人召集各處處長，和同駐許昌城內的團營長，共商此事。幸虧軍法科長提起前三天晚上，曾接到旅長蓋章字條，提訊白狼羽黨，也是鼓樓後街十七號屋。好在押解前晚匪黨前往的衛兵，此刻也保護着軍法處長，到旅部內來會議，他們伺候在外面；立刻都傳喚進來，大家七張八主的詰問。那幾個軍法處長的衛兵答道：「那晚前去，十七號屋的場面很大：裝着門燈，有全副武裝弟兄站崗守衛；我等雖未曾得見旅長之面，但是旅長談話的口音，聽得清清楚楚。本則咱們也不肯擅自把匪犯留在那裏，因為有旅長的蓋章名片，咱們纔敢回到處長跟前消差哩！」副官長聽了這話，忙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十七號屋，定是匪窟無疑！事



不宜遲，我們不管旅長是否和李團長被拘在內，先去抄了一下再說！」此話大衆贊成，公請參謀長代表旅長發令。居然也派着前鋒先遣隊伍，誰是後援掩護騎兵，所有駐在許昌城的第三旅官、佐、目兵，全體動員。由副官長發了祕密口號，大家荷槍實彈，共分左、右、中三縱隊，向鼓樓後街出發，包抄那十七號屋；小題大做，如臨大敵！時候已經黃昏交過，況是三月下旬天氣，墨暗無光，春風刺面。及至各隊齊到了目的地，還不敢破門而入。由第一團團長在最前線，指揮弟兄們：先朝天開放一排槍，哨探哨探屋內動靜！他們這樣的見神見鬼，當着一樁大事幹着，連累許昌一般小百姓，從睡夢中被槍聲驚醒，嚇得多扒起來探聽何事開槍？神經過敏的，和着善於造謠生事之徒，便道第三旅兵變，揚言要擄掠全城！也有的說是匪徒夜襲許昌，和軍隊開火！這話沸揚開去，頓時男啼女哭，忙着逃命；自相驚擾，秩序大亂！單表第三旅官佐目兵，放



了一排槍後，見屋內毫無聲息；大家膽門子，便大了一半，爭先恐後，上前打門。打了幾下，並不見有人答應。那些弟兄們，便把步槍倒過來，用槍柄很命的敲打，也有把刺刀用力挖撬。人多手衆，一刻工夫，前後門都已打開；一擁而入。好一所五開間四進的大房屋，除了長樅上縛的衛兵王得勝，庭柱上剪的旅長王玉墀，地上網成一團，耳鼻都無的團長李金印三人之外，餘外連貓狗影兒都沒有，不要說匪黨哩！當下由副官長指揮衆人，先把他們鬆綁。李金印是受了傷哩，動彈不得！就是王旅長，傷雖未受，但是整整兩天兩夜，四十八小時沒有東西吃喝，沒有大烟抽着過癮；再加手足被剪，口內還塞着棉絮團兒；故而也面無人色，神志昏沈！三人之中，還是那個王得勝，倒還能夠開口嚷肚子餓！參謀長便喊軍醫前來，先看治旅長。軍醫細細診察過了，道並非受傷，亦非內病，完全是饑餓烟癮，迫成如此的。又看那李團長，耳鼻都被匪割去；



額尖上，倒又翹出一些尖頭；傷勢匪輕，身上已有寒熱；立刻送往醫院調治。一面招呼旅長親信衛兵，也速將旅長抬回旅部。王得勝，也有要好弟兄，扶着他回去。參謀長酌留一排日兵，暫守匪窟。其餘弟兄，盡各歸隊；一樣吹着得勝號，底底噹噹吹回去；他們也算功成凱旋！至於軍官軍佐，和八大處職員，都要回到旅部，探望旅長。并且人同此心，多急於要知道，旅長如何會被縛在這所空屋裏頭？怎麼又會和李團長在一處？李團長的耳鼻，又是怎生削去的？當晚王旅長回到了旅部，手下在他身上，掏了鑰匙，開門進去。先開燈過櫃，然後再端正稀飯充饑。一切舒齊，也急於要將息精神；大家只好散去。待第二天重又齊赴旅部請安，實在還是要探旅長經過的情形。自營長以下，不過跑來湊湊熱鬧，掄不到他列席旁聽。祇有參謀長，和副官、軍需、軍法等處處長，多是王玉輝的親信人；纔有請問資格。王旅長一時頗難啓齒，祇好推說是某罷



經過該處，突被亂黨劫入，奪去指上戒約圖章，印在字條上；援救同黨，陷害李團長。大家聽了此話，瞧瞧旅長指上那顆名諱戒指，依然套着；難道匪黨如此文明，奪去用過了，還原璧歸趙麼？明知這是旅長遁辭，但也未便窮詰，祇好姑妄聽之！直待大衆散去，王旅長單把參謀、軍需、副官三處處長，邀留到內室密談；方纔說出真情，商量對付方法。依着副官長主見：簡直行文各處，懸賞緝拿。還是參謀長有點主見，再加聽旅長口風，對於這班人甚爲惋惜；故而便順着說話道：「這些亡命之徒，出沒無定！就算行文廣捕，恐怕未必見得拿到！反不如予以自省之路，叫人傳颺出去，許他們投効自贖！如果這班人來了，民間既少了害馬，我們又得到幾個好部下；豈非一舉兩得？」於是副官長主勦，參謀長主撫；你說你的理，他道他的理，反把王玉嬋矇住了，一點兒主張沒有！正在爭執的當兒，忽然省裏頭有電報到來，乃是：督軍密保，已蒙大



總統照准，委任河南第三混成旅旅長王玉墀，兼了豫西勦匪司令。此電一到，大家忙着向王旅長道賀。接着同城官紳得信，也都趕來道禧。王旅長照例要和各方面酬酢一下，祇好把對付這侯七等一班人，究用何項計劃的事情，暫時擱起。等待這事纔了，接着督軍又有公事到來，道：據汝州、魯山、寶豐三縣紳，來署控告：該三縣交界蔡家地方，有土痞蔡梟，賭棍赤阿五等，始而開場聚賭抽頭；近復與白狼、羽黨、楊燕兒勾結，嘯聚不逞之徒，數約兩千餘衆，械彈俱全；四出掠劫，擄人勒贖；該處附近平民，不堪騷擾；故而聯名來署呼籲。按汝州、魯山、寶豐三縣，屬於河洛道區，皆隸於第三旅勦匪範圍之內。迅即派隊痛勦，務速肅清匪類，俾該地平民得各安生業云云。王旅長接了這件公文，自然又召集部屬，鄭重其事的，先開了個軍事會議。會議下來，多數主張將這勦匪責任，委給第二團擔負。因為該團現駐襄城。魯山、寶豐，都是鄰境



；就近開拔過去勦匪，一來可以軍費節省，二來居民可以少張皇驚恐一點。至於該團所遺防地，另調一團三營填補。議決之後，二團全團，和一團三營官佐目兵，便分別開拔。其時二團團長李金印，尚在醫院中將養；得着本團開拔消息，所有開拔費和補充械彈，多由團副具文代領到手；一時未便違抗旅長命令，他也祇能出離醫院，馳歸襄城團部，指揮一切。他對於王旅長這回對付侯七等辦法，不肯雷厲風行，替自己出氣；覺得大不滿意。他部下各營軍官，又多是白狼舊部；被宏衛軍分頭兜勦，逼得走頭無路了；纔和王玉墀接洽，受撫改編。現在就命他做勦滅白狼餘孽的先遣隊伍；和一家人火併鬍鬚！加着有侯七的事情，橫夾在內！故而李金印回到了襄城，便託名遣派聯絡，偵察敵情；實在是派的全權代表，到蔡家匯去，和為首的匪魁楊燕兒接洽妥當！等待在襄城開拔，先縱容部下恣意騷擾。及至開到魯山、寶豐、汝州三縣，對於軍紀風紀



，一毫不講；民間的雜用物件，予取予求！借着戒嚴名義，對於商旅往來，都要檢查；實在冠冕的搜劫！吵得地方上鷄犬不寧；對於勦匪事宜，反提都不提！如是者半月光景，三縣士紳不堪其擾，自又聯名上控，分向督署、旅部，把李金印和所部營連長等告上一狀。督署自然向王玉墀發話。王旅長明知李團不穩，便趕緊把第一團步兵，和着騎砲衛隊各營，一齊集合起來，想把李金印團長，和幾個不法軍官目兵，一體拿下正法；然後將其餘軍士，繳了械，調到後方改編。不料李金印消息靈通，早有準備。乘王旅長親信部隊尚未布置妥當之際，索性在駐防地點，大肆搶掠，奸淫燒殺，鬧上一下；然後改換旗幟，投到蔡家匯楊燕兒那裏，仍舊做土匪去了。這麼一幹，王玉墀臉上大大下不過去！爲保全飯碗起見，不能不親臨前線，身充士卒，把匪黨叛兵，設法痛勦。不然，不要說勦匪司令做不成，連那第三混成旅旅長位置，也要動搖！局勢如此，



逼得王玉墀不能不拚性命幹一幹！幸虧第一團步兵，和那騎、砲、衛隊各營的士卒，都是他親信部從；平日間，訓練得也認真一點；槍械較精，彈藥充足。一切軍用品物，如電網電話等等，也都完備；加着旅長親自臨陣指揮，士氣自也振作一些；連打了幾個勝仗，把蔓延在魯山前、後、左、右各市集的幾股土匪，都打得跑回魯山老巢；總算勦匪得手！自然一面通電報捷，一面把魯山包圍起來，徐圖搗巢滅穴的方法。王玉墀的司令部，也移設到魯山縣城之內，以便就近指揮。不過勝仗雖打了好幾次，著名的股匪首領，一個不曾拿住或擊斃；就是爲首爲頭的匪魁，也祇知道名叫楊燕兒；並不知道楊燕兒的面長面短？等待將匪巢包圍之後，照例懸了千金賞格，緝捕楊燕兒。因爲魯山的山勢險惡，一時又不知山內匪衆，實數究有多少？雖已知道盜匪的大本營，是設在蔡家匯市上；無奈蔡家匯四週，有黃公八卦墩圍着；地理陌生，爲行軍所忌；



未敢貿然進兵！要想找幾個土人來做鄉導，無奈這班老百姓，本來爲着匪過如梳，兵過如櫛的關係，祇消得聞兵到，都已躲開；現又爲着李團變叛，縱兵焚掠了一次，百姓們對於丘八太爺，格外恨如切骨！總算王旅長軍紀嚴肅，勦匪認真，老百姓不幫助了匪徒來暗算軍隊，已經算十分客氣；至於軍隊要想招幾個土人做鄉導，領進黃公墩勦匪，一來不願，二來不敢；所以竟找不到一個人影兒！因此王旅的勦匪軍務，反無形的停頓起來了。這也是環境逼得他如此，並非王玉墀有意要稽延時日，耗費軍餉呵！



第二十八回 將機就計燕子顯神通 接木移花障兒遭厄運

河南第三混成旅旅長，兼豫西勦匪司令王玉墀，上文已經提及過一句，也是小站練兵時候，投身行伍，原本是在北洋第二鎮騎兵裏頭當執事官。所以他對於馬的好歹，受過幾年專門學識，和歷年來的經驗，很有幾分把握。書中交代：他上次受着侯七們的暗虧，事後並不上勁追究；實在也不全共愛上侯七的一表人材，乃是愛上他那騎龍馬，和着他妻子趙鳳珍的姿色。所以姑示寬容大度，想引誘侯七等入彀；心思很深很深！無奈接着就發生勦匪軍務，和李團叛變等情，祇好把侯七那件事擱過了。如今司令部設到了魯山，他所有的家私，自己也從許昌遷移過來。他本來有一騎阿拉伯種的高頭大馬，尙是民國元年新疆伊犁副都統楊大個子送給他的哩；他非常鍾愛。不料這次帶到了魯山，不到一個月，那匹馬忽然不見了。王旅長知道了，自然擺出旅長架子來，在幾個馬夫身上



追比。始而罵，繼而喝，罵喝了再沒有找回原馬，老實不客氣，請馬夫吃馬棒了。可憐幾個馬夫，兩腿都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淌；但是這馬的下落，還是消息全無——直至失馬後七天，忽然有人送封信給王旅長。信上寫道：「尊騎暫借試乘。十日後，當送還也！」下面並沒署名，單畫着一隻燕子。王旅長接了這封怪函，忙召親信，傳觀密議之後，衆口一詞道：「莫非就是這盤踞在蔡家匯的盜魁名叫楊燕兒的，前來盜去此馬？所以信上畫着一隻燕子！」這話一說，把王玉墀嚇得面無人色；忙傳令加緊戒嚴，司令部門崗，和四城門守衛，加添雙班；派駐在城外的一半衛隊營弟兄，也全數調到城門，保護自己生命；至於那件失馬公案，反鬆懈下來——在王玉墀本意：認道魯山城內，必有匪窟；加緊搜查，定能破獲；不料一點影兒都沒有！如是者又過了五天，那晚已經九句敲過，爲了戒嚴關係，圍城燈火，都已熄了；忽然間，司令部內失起火來，大



家從睡夢中驚醒，亂闐闐趕緊施救；幸而未會燒成巨災，祇燒去了一隻屋角，副官長嚴查起火原因，方知有人在牆外丟了一束稻草進來；稻草之中，滿裹着松香、硝磺等引火之物；所以纔燒了起來的。自然要派人在屋內、屋外，四面巡查，搜捕放火之人。不料放火之人，沒有查着；却在屋內查見了旅長失去的那騎阿拉伯馬，繫在一顆楊樹上，渾身是汗；四蹄皆用破的氈帽包紮着，所以走起來絕無聲息。當下報告旅長，盡道奇怪。多數猜詳，又是那魯山盜魁楊燕兒幹的事！當下將馬仔細察看，果在馬尾相近的臀上，又見烙着一個燕子式火印。王旅長見了，一口認定：送馬來城的匪徒，尙匿伏左近；快些搜捉，也許可以拿到哩！於是一聲令下，那兩營衛隊弟兄，都想得那千金賞格；好在關門打瞎子，就在城裏動手，真個籠鳥釜魚，圈豬斷蟹，容易到手的！不料在魯山城內，挨家比戶的搜查，祇少把魯山全城街道房屋翻過來，也查不到半個匪徒



！白辛苦了一個全夜！累那魯山百姓，也吵得沒有安逸；背地裏怨聲載道，把第三旅的官長盡情的咒罵！經過了這番驚擾之後，王旅長纔知智山匪徒，確有能耐，非平常土麻子可比！再加測度民間對於軍隊的感情，也壞到了極點；唯有嚴肅軍紀，徐圖補救！一面調遣精兵，防堵要路；車輪戰守，步步爲營，實行堅壁清野計劃，把匪窟四面圍困住了，斷絕了他們外來糧食接濟的道路；遲早總可殺入匪巢，宣告肅清的。王旅長自己，每天清晨八時，離開司令部，馳赴軍前指揮弟兄們入山搜捕。無奈地理不熟，連攻進了山巒幾次，似乎路徑前進了不少；實在仍是抄來抄去，始終在那山口左右，繞了幾個灣兒，並未曾進得匪窟要隘！想把前鋒移駐入山呢？可恨那些刁惡的土匪，祇要這邊有紮營動作的準備，他們便三三兩兩，借着山石森林土墩等掩護，暗來抄襲；使你們不能在山內佔據尺寸土地，立定脚跟！等待這邊回槍迎敵，那匪徒又躲得影踪不



見！一時未知虛實，誰多沒有這膽量，孤軍深入，敢在山巖之內安營；仍多退了出來！幾次入山，結果皆是如此！王下坪也真有火沒發處，祇好耐着心思，姑且圍着魯山，待他們糧盡自潰時，再行乘機攻入山巖去。故而他天天上午八時到營，下午四時或五時，回司令部休歇；活像吃行家飯的上寫字間般，日常做這例行公事。一天一天挨過去，那一天從軍前回轉司令部，前後有四百多名衛兵擁護着；他在中間，跨着那匹失而復得的阿拉伯馬，悠悠行走。這天少吞了一些烟泡，走到半路，忽然烟癮發作，在馬背上呵欠連連，無精打采。行至魯山縣東門外吊橋堍，手內一根粗藤馬鞭子，無端會失手掉地。王旅長正想喊衛兵拾取。恰巧那橋堍傍邊，站着一個衣衫襤褸，鬚髮雪白的老民；那根鞭子，恰巧掉在他的面前；他便偃下身去，將鞭拾起，陪着笑臉，很殷勤的送給王旅長。王旅長因為部下和民間感情不佳，再加這人是老年耆民；他想收拾收拾



名譽，所以接了鞭子，特地伸手在袋內，摸出一塊錢來，賞給那個拾鞭老者。那老民接了洋錢，頓時笑逐顏開，向着王旅長不住的唱喏。旅長策馬過橋，回頭望望，見那老民尚在那裏合掌作揖。王旅長暗想：照此頑意兒，多要幾回；或者民衆的感情，可以挽回，不至再像現在這樣惡劣！這事雖極瑣微，王旅長幹得很高興；回到了旅部，便告訴參謀副官秘書等哩。不料事隔三日，從寶豐方面，郵遞到一封書信，是寄給旅長的。拆開瞧那信上，寫的是：「昨拾墜鞭，得識旅長金容；并蒙惠賜番佛一尊，足敷一日醉飽之需；無任感謝！從此以後，與旅長不至交臂相失，當日夕周旋左右，爲旅長謀安返樂土之計！謹先函告，幸免貽暗箭之譏笑也！」下面署名，又畫着一隻燕子。玉嬋見了，嚇得口呆目呆，忙和手下商議道：「那拾鞭老頭兒，再不料就是魯山土匪的首領。」當下有參謀長獻計，立即召集十幾個精細衛兵，由旅長面授機宜，分頭出去辦案。



。不消半天，在魯山城廂內外，將所有穿破衣裳的傴背老人，全抓到司令部內，請旅長親自辨認。人倒抓來了有三四十個；但王旅長挨順着，一個個詳細審視，竟沒有一個像前三天那個拾鞭老人。別的記不清楚，好似那拾鞭老人，一隻眼珠子已是瞎的了；如今抓到的許多耆民，內中有一個年紀八十以外，非但雙目失明，並且兩耳重聽；其餘多是兩眼黑白分明，沒有眇目者；而且皆有住址職業，完全是本地安分商民；又自忙了一陣子，祇好一個個取保開釋。經此一番驚擾，民間對軍隊的口碑，格外不好聽了！王旅長化了一塊錢，原想挽回輿論，聯絡軍民感情的；再不料得着一個反比例的結果！化錢買怨罵，也祇好忍氣吞聲，自怨自艾。那參謀長又獻計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！賞罰分明，其計必成！旅長何不把緝拿賞格的範圍擴大些，將賞金也加得大一點；少不得蔡家匯附近土民，會投營報告；或者匪黨聞知，貪圖重賞，也會自相火併，



將罪魁縛獻軍前咧！」王旅長聽了，點頭稱許。便和副官長等商酌妥當，命秘書處擬就檄文，發交各連司書生，謄寫了三百多張；在魯山、寶豐、汝州三縣城鄉市集張貼。這檄文大略謂：本旅奉令勦匪，殲厥鉅魁，脅從罔治！除匪首楊燕兒犯官李金印等須按律定罪外，餘衆一概免究，予以自新之望！如其能把楊燕兒等，縛送軍前；非但不究已往，一例賞給大洋二千元！若通風報告，因而緝獲巨魁，賞洋一千元！云云。這道檄文發貼出去，不滿十日，果然有一個乞丐，清早趕到魯山城內司令部報告；道：匪首楊燕兒，因為糧食告匱，故而潛出魯山，在一處地名大王廟集上，採辦糧食。那是昨晚五六句鐘時候，報告人親目所親的。并知這票糧食，約定今年成交；故而趕來報告。請官兵速即派人上大王廟掩捕，包可將匪魁生擒活捉，歸案究辦。王旅長得此消息，異常高興；忙令自己的衛隊長，帶領三百名衛隊，喚那乞丐引導，趕往大王廟去拿人



。衛隊長一打聽路程，大王廟離開魯山縣城，有卅六里足路，怕那乞丐跑不動，給一騎馬給他跨着。誰知那乞丐是不會跨馬的；至於跑呢？那乞丐一隻腳又有毛病，一瘤一拐，跑不快的；沒奈何祇好叫弟兄們輪流馱着他，飛向大王廟奔去。及至跑到離開大王廟半里路光景，有條小木橋，那乞丐忽然要小溺了；便從人背上下來，立在小木橋境上，向着河內解手。不知怎樣一來，那乞丐竟失足掉向河內去了！欲速反遲，急得衛隊長在馬上跳足！正要命會水性的弟兄下去救那乞丐，乞丐忽從水內伸起頭來道：「請大兵快快沿着山道前進，不上一里，就是大王廟了；捉拿盜魁要緊！我隨後就來的！」衛隊長聽了，自然吩咐弟兄快快前進；也不問這乞丐生死了。及至趕到大王廟，那是坐落在魯山山套以外的一個小村集；太平時代，或者有些市面；如今爲了兵匪交闖，此處也在火線以內，居民都已遷避他處，十室九空；那裏有甚麼糧食店？何處去拿什

麼楊燕兒？分明着了那乞丐的道兒。衛隊長空歡喜了一陣，祇好拔隊回去。心想遇着那乞丐，定要抓他到司令部，問他個謊報軍情，希圖邀賞的罪名哩！不料回到那小木橋所在，非但乞丐蹤跡不見；那條小木橋的橋面，不知也被誰抽掉了！衛隊長明知不妙，忙吩咐弟兄們，分頭往上下流找尋有無渡船或橋樑，好渡往對岸歸去。這個當兒，忽然魯山山嶽內，吹起衝鋒號來；約有七八百個土匪，從山內吶喊一聲，殺將出來。幸虧這班衛隊，平素訓練認真，忙把密集隊伍散開，各個作戰，上前抵敵。無如人數衆寡懸殊，再加措手不及，歸路又被截斷；總有些心慌。相持了二十分鐘時候，有些抵擋不住了！幸而駐在附近的機關槍連，得着消息，趕來助陣。土匪見有大隊救兵來了，又是一聲呼哨，退入山內去了。這邊吃虧了路徑不熟，不敢追入山去。機關槍連自回原防。衛隊長帶了衛隊，也忙着覓路回去。進了魯山縣城，方檢點手下，三百名弟兄



，倒死了二十餘名，傷了六七十人。回到司令部，告訴旅長。王旅長明知這乞丐，又是土匪差來的細作；匪首沒拿到，反死傷了近百名弟兄！隔了兩天，郵局內又送到一封書信道：「越昨與旅長作耍，部從魯莽，開罪貴部；歉仄殊甚！本當趨前負荆，奈因入水感寒，體微不適，容暫調攝。一俟小恙告痊，再當走領大教也！」署名又是畫的一隻燕子。王旅長見了，真個羞憤交集，把一隻蜜蠟香烟嘴，惱極了，碰成兩段。恨恨的道：「不殺此賊，誓不爲人！」依着他一時怒發，主張親領部下，管他八卦墩不八卦墩，衝進去屠洗蔡家匯，纔出心頭之恨！手下親信，却多不贊成；意謂：如此太覺冒險！行軍大事，切忌意氣用事，宜三思後行！況且暴師在外，日子已經不少，銳氣磨盡；萬一衝出了岔子，不當穩便！爲今之計：先託魯山縣知事，代募幾名鄉導；然後再殺進山去不遲！王旅長惱過之後，到底老軍務，不會使性敗事；聽了傍人勸解，便照會



魯山縣知事，命他代募鄉導。無奈民間和軍隊感情壞到極點；再者這條道路，莽生長蔡家匯的不熟悉；故此魯山知事代第三旅出示招募，一面再着饒佐切實設法，竟沒有應募之人！好容易在魯山東門外首，拉着一個趕脚的；據他自承：時常在魯山出入，雖不見得把魯山全山路徑，瞭如指掌；比較餘衆，却明白一點。魯山警佐拉到此人，不願他願也不願，便送到旅部充數。王旅長因為吃了幾次暗虧，這回格外仔細，把來人口供問過，瞧他神情，似乎不像歹人；再者目不眇，足不跛；方纔放心。叫他領了大隊人馬，衝進山去。第一次，就抓到了幾個饑寒交迫的婦豎。一問他們，方知楊燕兒和李金印倆火併，把蔡家匯攪成白地。現在李金印已率領手下親信，散夥竄逃，不知去向？楊燕兒尙在山內，不過手下不滿三百個弟兄，既乏械彈，又缺糧食；故而不敢出山去，不知躲在什麼地方哩！王旅長得聞此信，膽氣一壯，暗想到底圍住了這許多日子，



早料到他有糧盡自閉之日，果然如我所願了！於是傳令全隊入山，搜拏匪黨；不過魯山山徑，曲曲灣灣，實在難行；祇好仗着那個拉來的趕脚，和那幾個婦女小孩引路，在山內兜了幾天，果然匪黨絕跡。搜到第三天，在南山土地廟，搜着一個大小眼睛的跛足漢子，餓得不能行動，睡在那裏。問他名姓，那漢子支吾難說。那個領路的趕脚一瞧道：「這人面善得緊！不知是不是楊鹽兒？」又傳喚那些婦豎們辨認，內中一個小孩道：「這是蔡家匯市上的楊鹽兒，我認得的。」其實此人向以販私鹽度日，所以人家信口叫他楊鹽兒。那些軍士們聽了，認是匪首楊燕兒；一搜他身上，却有一支沒有子彈的勃郎林，形跡格外符合。忙着報告旅長。王旅長得聞匪首查獲，大功克告，一面整隊出山，一面把楊鹽兒帶回旅部，發交軍法處審訊。及至審訊下來，方知拿的是一名鹽梟，並非匪首。便和參謀長等私下計議，自家覺得師老氣餒，再相持下去，未必可




操勝算；再者勞而無功，於自家臉上減少光輝！萬一督署方面，有人踢飛脚，簡直連飯碗都要發生影響！故此商就了一個瞞天過海方法，將錯就錯，把楊驥兒竟當作他楊燕兒，先把他槍斃了；弄成死無對證局勢！然後通電報捷，舖敘戰功，并稱全境肅清，今後豫西人民，可以各安生業！好在省中大吏，也是要緊麵包問題，誰真關心民瘼？接到了王玉埤捷報，自然照例轉電中央。隔不多時，中央有復電到來，在事官弁，悉加殊獎。并准第三旅開回原來防地。於是王旅長率領部下，揚揚然鞭敲金鐙，人唱凱歌，回到原防。他自己還要進省一趟，把一切應有手續，俱照例辦全。照他如此下台，面子上總算尚過得去咧！不料從省內回來，忽然又有奇怪書信，從郵局寄來。王旅長不看猶可，看了這封書信，嚇得他頭頂上失去三魂，腳底下走掉六魄，一時間竟沒有方法可以對付了！



第二十九回 獨眼賊馳書要旅長 白馬侯應命捕渠魁

王旅長接到那封怪函，署名又是畫的一隻燕子。那信上道：「旅長以贖鼎爲余正身，呈報肅清，以邀殊賞。今後豫西如果再見余之蹤迹，則旅長欺民罔上，知法犯法，恐償抵鹽兒一命之外，復當遺臭萬年也！顧余生平不爲己甚，今後暫不出頭！而旅長亦當嚴束所部，凡余部屬經營之處，概弗顧問；彼此信守此約，各叨實惠！倘旅長再欲加我部屬以一彈，則余當捲土重來，以別最後五分鐘之勝負！個中利害，請熟計之！」你想這一封書，叫王旅長情何以堪？而且接着便有魯山、寶豐、汝州三縣士紳，函電同雪片般飛來，報告土匪重又嘯聚出沒，請兵勦撫。王旅長問又不是，不問又不是。那個參謀長，見事情糟了；也非常見機，託病辭職，也不管旅長准不准，溜之大吉。可憐王旅長急得大烟都不想抽的了！這個當兒，幸虧那個許昌縣知事，到來拜會，用言語刺中了旅



長的心病；然後道：「要拿到楊燕兒的正身，除非要命吉林鏢客白馬侯七等一班人出手，或者可以成功！」王旅長道：「但不知這班人那裏去了？」許昌知事道：「侯七等一班人，自上次情急，冒犯虎威之後，猶恐旅長聽信李金印那廝教唆，要究治他們；故而不敢在豫境逗留；都跑往湖北漢川縣，探望他們的同志艾柏齡去的。前幾天得到個確信，道：他們一行人衆，到了漢川，因爲艾柏齡不在家，便又回到漢口，溯江西上，到四川成都府青羊宮探親。內中有一小部份伴着侯七把兄高福海夫妻倆，同到孝感縣掃墓。旅長如肯免究已往，真要喚侯七來捕盜，祇消打個電報到孝感王家埭，叫王鳳珠轉招侯七；大約十天半月之內，就會來了！」王旅長心上，本則對於趙鳳珍的面貌，和那騎鐵蹄跑月小銀龍，未全忘情；如今許昌知事一提，沈吟了一回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請貴知事發電到孝感，招致侯七們來吧，省得本旅另起爐灶了。」當下許



昌知事應允告辭，自去發電。這邊王旅長便假託有病不會客，借此好拒絕那班請願發兵的匪區士紳。私下關切部下官佐：凡是土匪出沒地方。用孔子拜陽貨，或送王歸殿兩種方法對付；譬如土匪明天要劫掠東南，今天軍隊先揚言勦匪，忙的開拔向西北角上去躲避。待土匪劫掠過後，再忙的趕回來搜捕。如果土匪倒尙未竄往別處，那麼名爲跟蹤追擊，實在總和匪隊距離十里或二十里路，一輩子不逼近上去。匪如退一步，軍隊進一步；匪如不退，反而迎將過來，軍隊又推說別處匪警，反讓開來。這兩種方法，既能保持門面，又見得軍隊勦匪認真。其實兵匪心心相印，連擋了做翻戲，苦煞了一般小百姓！所以從此以後，各省的勦匪軍隊，多步武着法兒，大家得點彩頭！河南省裏尤甚！故而至今豫西一帶，有四句童謠道：「匪來兵不見，匪去兵出現，實在兵和匪，今世不照面！」要知道發明這個兵匪不照面法兒的鼻祖，就是這位王玉墀旅長！在他



當時也是叫不得已而出此！不則准了士紳請求，認真勸匪；怕那楊燕兒再出頭對抗，自己臉上下不去！如其信守楊燕兒來書所訂的條約，真個不問土匪奸淫擄掠的賬；那麼地方上要你這軍隊駐防何用？國家也何必要支出這筆軍費，豈養你們這些不捕鼠不看家的貓狗呢？虧他想得出這個辦法，真也是一片苦心，想入非非！按下王旅長方面情形，暫且慢表。單道那許昌知事，回轉衙門，一到裏頭，便吩咐手下，速喚于、蘇、單三壯士來見我。原來侯七們，自在鼓樓後街十七號屋，范玉西家內，幹了那件事後，大家動身到湖北。因為敬愛這位許昌知事公正廉明，而且有知人之目；故此大明子和蘇二、單三英、董長清四位老英雄，未曾同去，留在此間。一來探聽王玉擲用何方法報復；二來防備楊燕兒得聞許昌知事委侯七緝捕他的實訊，乘隙前來行刺；他們四人暗中保護。明知楊燕兒決不會就此隱姓埋名，不再為非作歹。果然隔不多時，便發生李園



譁變，和楊燕兒合夥事情。等待王旅出征，蘇二便端正手本，到許昌縣衙，參謁那知事。好在侯七被金印謀馬擅捕，解送旅部之際，蘇二和于大明子倆，已經到過縣衙，懇求知事上旅部要回侯七，會面過了；此次重來參見，並無阻礙。蘇二將已往之事，一一的多告稟了知事；并且聲明他們四人留許綠故。而且一口斷定：像楊燕兒那般能耐，決非王旅長所能逮捕到案。許昌知事便又暗令于、蘇四人，偵探前敵情形。于、蘇四人奉令前去，輪流回來報告。所以王玉擺這番心坎上的隱病，許昌知事會洞鑿無餘。至於侯七的蹤跡，知事也是從于、蘇等口內得來。此刻從旅部回衙，自然傳于、蘇三人進來，面述適纔情狀，着他們三人，至多半月之內，將侯七招致來豫捕盜。蘇二等領諭出衙，回到都城隍廟寓內，告訴了董老道。曉得侯七是同着妻子，到成都青羊宮拈香；順便參拜內舅无厄道人孟長海，不知道到了成都沒有？此去西川，程途遙遠，往返



需時；祇能相煩董長清辛苦一趟。因為董長清少年時節，兩腿拖過十二斤鉛，一袋煙工夫，可以從泰山脚下上日觀峯一個來回，行步疾若飛隼，江湖上聲名卓著！況且和孟長海又是師弟兄。一來行路迅速，再者人地熟悉；煩勞他去，較別人便捷。至於孝感方面，于、蘇、單三人中，不拘誰走一趟就是了。董老道此次既動熱心出手，自也不再推辭，當下一口應承。正欲打點動身，誰知侯七夫妻倆，和趙家姊妹四人，已經來了。因為楊燕兒這廝，此次自己名姓隱瞞過了；却把李金印冒了吉林白馬侯七的名義，打家劫舍，放火殺人。侯七行至宜昌，在旅店中聽人說及，故而忙從遠安、宜城渡漢水，過棗陽，出桐柏，到確山搭車急急趕到許昌來，探個實在。當下尋到都城隍廟，和義父等見面，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！蘇二便差趙匡忠上孝感，招呼李長泰、高福海等湊來。一面立同侯七，先見了許昌縣知事。再由知事領去見了王旅長



。王旅長一見侯七的面，真個又喜又懼，又恨又羞。喜的是不愁楊燕兒猖獗；懼的是侯七也不是好相與主顧；恨的是十七號屋內，活活被縛兩天兩夜之仇；羞的是堂堂旅長，連地方上一個土匪首領都拿不到，反要請教這些人幫助。幸虧他是老公事了；臉子比橡皮鞋底還堅韌些，表面上一毫不露。心上却早拿定主見：讓他捉住了楊燕兒，然後再細細收拾這廝；非但出出胸頭悶氣，并且還可想法他的妻子伴我睡，龍馬歸我騎哩！如今用人之際，反裝出求賢若渴，愛才如命的樣子，留侯七吃了一頓酒飯，說了無數褒獎廢話。臨了，由侯七催了一句，纔把捕獲楊燕兒，格殺勿論的一張公事，拿出來親手付與侯七。侯七便隨着許昌知事，告辭出來，一同回到縣衙。此刻于、蘇、單三人，早候在縣衙聽信。許昌知事，便回他四人，到內書房落坐，屏退從人，密商捕緝楊燕兒方法。侯七道：「匪首楊燕兒，本屬東省著名鬍子；論他能耐：馬步皆工；此人

如肯歸正，確是個不易多得的人才！所以自他和白狼合夥後，攻城掠地，東奔西殺，居然好與宏衛軍支持如干時日！現在他獨樹一幟，盤據魯山形險；招集亡命，四出擾民；對於駐防軍隊的統兵大員，有所挾制，視同無物。既佔地理上優點，復仗部從士氣振作，莫道癰疥之疾，實屬不易對付！祇能智取，斷難力敵！爲今之計：第一，先要把魯山全山曲折，偵察詳審；不然，道路生疎，諸多棘手！第二，要將蔡家匪諸匪的歷史，調查清楚；內中究有幾個梟傑爲得之才？先設法剪除，庶楊燕兒孤子乏助！第三，要把所部兵力，究竟人有若干？械彈多少？精銳與否？對於楊燕兒等各首領，感情若何？作一詳細之調查。最好先設法離間，使他軍心渙散；再命人假意投入賊巢，見機行事；能教唆得他們自相火併，內變倒戈，吾們自易着手！第四，要查明該匪的糧草來源，山內儲積的，可以支應多少日子？查明之後，我們先設法斷其糧道，到那時或可



坐待其斃，一戰成功！這四項要務，大約去問王旅長，定然茫無頭緒。等於不問；還是知事老爺，關心民瘼，諒必早已明察及此；深望指示，俾易奏功！」

許昌知事聽侯七摘要訪問，這四項，皆是重要問題，關係全局；足見他胸有經緯，所以能見到這般地步。不覺格外敬愛。定神想了一想道：一論那匪徒餉餽來源，自以擄掠爲主體。不過豫西各縣，自光復以來，幾經兵燹，土瘠民貧；那魯、寶、汝三縣地方，愈加不堪屬目。上次王旅長親自圍剿，把魯山圍了些時；該匪所存糧草，有損無添，諒必匱缺。雖則聞得該匪在魯山山上，將山田開墾，播種雜糧；但是目前未必卽有收穫。所以此次該匪死灰復燃，重又四出焚掠，無論到那一處，首重搜刮米麥；就這上頭推想，匪巢一定存糧無幾。壯士乘此際動手，或尙不至大費周章！至於該匪部下，原祇一千餘衆；自那李金印一團步兵變附了他，又四處招集亡命，現在實數，聞有三千四五百人。不過



槍械缺乏，至多不過五成，而且多是明治十三年日本出品；所以子彈也很恐慌。據說：他們銜鋒起來，全仗刀、槍、矛、斧等舊式兵器；他們還迷信義和團槍砲不入的混話，對於槍械，並不十分注重，反多考較拳腳。料想楊燕兒何等刁惡！他未嘗不想收買大批精銳槍彈，諒又困於經濟，祇好借着那槍砲不入，有神人暗助等話頭，團結人心，驅而作戰。這班冥頑不靈的亡命之徒，上陣起來，倒也很覺蠻橫；壯士想派心腹詐降，先離間他們內部團結，也是一着先着！不然，和這班愚民開仗，他們拚命相搏，也很費手哩！談到匪黨頭目，除楊燕兒李金印外，尚有一個蔡梟，就是蔡家匪土痞。一個赤阿五，原籍陝西，是賭棍出身，和蔡梟是生死之交。并聞魯山愚民，對於楊燕兒，並沒有了不得的感情；對於蔡、赤二人，却多心悅誠服，不稍違拗。此外尚有一個姓張的，匪號叫做老洋人。一個姓查的，叫查半天。和樊五樊七弟兄倆，總共也有十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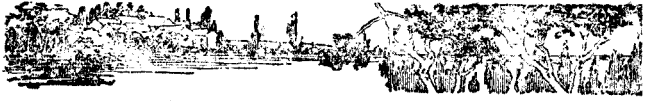
二個有名頭領；多是熬練得一身好筋骨，略有些軍事學識，跟楊燕兒合夥行劫。不過大家都是自信天下無敵手，誰不服誰，時常爭執。大概先能設法將蔡、赤二人剪除，餘者就較易對付！苟能把蔡、赤二人說降，怕楊燕兒就不能在蔡家匯立足！蔡家匯這處地方，縮在山坳之內，四面都是峯巒作爲屏障；加着四周又有黃公八卦墩繞護，從山口到集上，也不知有多少成林松竹，迤邐曲折，格外難認。將到市集，又有一條三丈餘寬的大澗，圍繞着這個市集；這條澗深不見底，通年不會枯涸；據云是仙人蔡經留下的遺蹟，故而叫做蔡家匯。若論這魯山是東崑崙系北嶺，伏牛山脈；背倚汝水，和天息、方城、熊耳、伏牛諸山，全都通氣；前清嘉、道時候，也算豫西一處名勝；時嘗有人慕名到來遊玩。自捻匪騷擾豫、陝以來，該山便成匪窟。後經左宗棠奏准，就在這蔡家匯上，設立一員捕盜巡檢，和一個千總，駐防於此。等待清末改革官制，蔡家匯的



文武兩微員，同時裁撤。最後做那巡檢缺份的，是個安徽人姓汪的；畫的一手好山水，又會畫西法油畫。他在任沒事做，便帶着個下人，攜了畫具，去遊玩魯山；真是看不盡清溪碧澗，暮靄朝雲；說不完怪石奇峯，春光秋色。汪巡檢左右沒事，便鈎了個初稿，回衙之後，法參中西，細細的畫成一幅魯山全圖。其間一草一木，一坡一塘，尺寸遠近，都畫得鉅細無遺。後來他的缺裁撤賦閒，他便把這魯山圖做了招牌，出入豫、皖兩省，賣畫度日。如今壯士說及要偵察魯山全山形勢，我却想起這位汪巡檢來了；此人年紀不大，或者尙在世間。不過光復以後，河南省內，久不見他蹤跡。安徽汪姓是大族；或者還容易探訪。祇要訪到此人，說明原委，向他借那幅魯山全圖出來一瞧，便好按圖入山，楊匪變成甕中之鱸了！」單三英在傍聽了，忍不住開口道：「這位汪畫師，畧款是不是署黃山山人汪子秋麼？」許昌知事想了想道：「不錯！畧款是寫黃山



山人。」單三英道：「這魯山全圖，一共是四幅。這位汪畫師，配着玻璃鏡框，每到一處生地粥畫，便將這四扇玻璃框子，懸在畫寓門口。」許昌知事道：「咦！單壯士如何知道？」單三英欣然道：「這位汪畫師，垂老飄零；民國初年，他在民子家鄉徐州粥畫。那時人心惶惶，加着張少軒於此坐鎮；誰有心思作成他法繪？弄得典質殆盡，而且又害起眼病來，不能動筆！他和民子交好，他發誓不再賣畫，所以把那畫招送給民子。當時民子憐他老境頹唐，送了他一百五十塊錢，將那四幅山水暫領。原說代爲保存；候他回鄉之後，派人來取。但至今未來取去。民子愛他畫的工細，好好的收藏在舍下。再不料就是魯山全圖，真是再巧也沒有！民子立刻回去攜來就是了！」當下侯七等聽了，自也非常歡喜；便告辭出衙，回到都城隍廟。單三英收拾收拾，立即動身回徐州去拿地圖。侯七等靜候趙匡忠孝感邀人回來，和單三英地圖攜到，便好動手去拿楊



燕兒了！

江湖豪俠傳 第二十九回

一四



第三十回 轉敗爲勝軍前來大俠 將恩作仇階下屈英雄

單三英動身之後，侯七閒着沒事，和蘇二商議：想往魯山附近，先去探聽虛實。依着蘇二主張：忙不在一時，索性待三英拿了地圖，趙匡忠邀了大眾到來之後，同把地理看明，分頭入山動手；養精蓄銳，一仗成功！此刻不必打草驚蛇，吃人溜了眼去，倒有準備！無奈侯七天生英雄情性，猛如烈火，恨不能立刻就把楊燕兒抓來歸案，以明皂白！決計要先去戡測動靜。并道：俺喬裝前往，誰認得俺？萬一探着些匪窟實情，比較老守在許昌高得多！于大明子、董長清、趙匡孝、趙金嬌、趙玉嬌五人，也贊成侯七之說。趙氏姊妹三人，也欲前去。祇有侯七的妻子趙鳳珍，默默無言。當下蘇二見拗不過他們，也祇能道：「小坡既然決意要去，萬事須當仔細！」侯七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！何勞您老囑咐！」蘇二道：「趙家二位小姐，此番暫且毋庸露面！匡孝要去，也得改換服式，



和小坡分路前往。待俺暗中策應你們。」大家啞啞連聲。侯、趙二人，向卻天廟廟祝，借了兩身破舊衣服，改作勞働家模樣，離開許昌。侯七往寶豐，趙匡孝上魯山，分頭前往探聽。單表侯七，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，到第三天午牌時份，在一處集上打尖。聽聞人傳說：離開寶豐東門二十里路，天字圩地方，又發現了土匪哩！侯七聽了，腹中尋思道：「既然天字圩有匪警，我不必先到寶豐城內，徑往東關外首，實地調查一下，也好探知那廝軍容盛衰，士氣振餒！」主見打定，便向那店家問清路徑。方知徑直過去，乃是在寶豐南外；如往東外天字圩，祇消出了市梢，不由大道，從小徑繞越，經過一處板橋鎮，便是那天字圩了。不過那處傳聞有土麻子出現，奉勸客官，如非緊要正事，還是緩去爲上！侯七聽了，推說就爲風聞有匪徒出沒，故此前去迎接一家至親，不能不冒險走遭。當下打過午尖，會過了賬，便依着那店家指引的那條小路，向天字



圩行去。走到申牌時候，已抵板橋鎮。祇見家家閉戶，市面蕭然。街上雖有幾個年老男女往還，但多臉帶愁容，神色慌張；一見侯七，又多交頭接耳，切切私語。侯七明知有異，想上前動問。怎奈他走上去想要開口，他們却先多閒閒的走散。好容易走到將近市梢，見有一家酒店的門尚開着。侯七一瞧時候不早，姑且到這家酒店內，設法投宿。當下走入店內，見有兩三個人，團坐在一張桌子上喝酒。侯七便在靠牌門處一張半桌側首坐下，喊那店家燙酒。這家酒肆，沒有男人，乃是婆媳二人支應着；今天爐子未曾開火，祇有燒刀，連下酒菜都沒有。侯七動問根由，方知今天中午，天字圩到了土匪。此地板橋鎮，從前經過白狼蹂躪；近又屢遭兵匪騷擾。鎮民爲自衛起見，組立了一個紅槍會。及聞天字圩土匪攻入，此間紅槍會長，立下轉牌，召集會員，同赴正一岡防禦；到現在尙無確訊報來，故而市上各家停止交易，聽候風聲。侯七聽了此話，見



那婆媳倆情形樸陋，不像歹人；便拿出五毛錢來，央求造飯借宿。那婆媳倆接了毛子，懽懽喜喜的應允。便忙着做飯燒湯，預備被窩，道：少頃就請客人在店堂內櫬上安睡。那邊桌上幾個酒客，見這客邊人借宿，累他們見神見鬼，向侯七盤詰；又用話去恐嚇那酒家婆媳。幸虧侯七也是老江湖；再者腳踏實地，沒甚破綻露出來，起別人的疑惑。這幾個人空操心，讓他們喝完了酒自去。不多一回，媳婦把飯做好，搬出來讓侯七吃了。接着便將被窩拿出來，把兩張桌子一拼，道請客官安歇。她和阿婆倆，將店門關上，自回裏間屋內去睡。此刻時候不過西正；侯七走了一天長路，身子却有些乏了；放倒頭便睡。始而倒鼾聲大作，睡得很安逸；不料睡至初更以後，被隱隱間槍聲驚醒。忙側耳細聽，好似東角上有喊殺之聲，一時聽不是實。侯七忙坐起身來，在黑暗中除下身，上那條軟鞭；暗想萬一匪來，要準備奪路出走，我那傢貨，又要發發利市哩！



正在一人思忖，門外邊轟然人聲鼎沸，嚷道：「正一岡被土匪襲破。紅槍會員敗下來了！」侯七一聽，慌忙下地，將身上紮束檢點舒齊，想去開門。那酒店婆媳，倒也起來點着火，戰兢兢收拾了些細軟，一步一抖的走將出來，預備逃命。一見侯七手持軍器，認是土匪已經進門；媳婦嚇得退進裏屋，阿婆忙跪喊大王爺饒命！侯七見了，正是可憐又可笑；忙說明原委，并道：「有我在此，大事無妨！快快靜守屋內聽信！土匪果真追來，再跑未遲！」那婆媳倆口內雖然答應，心上又疑侯七是匪黨，懊悔適纔留着他在家；如今前門被他霸住不能走，婆媳倆祇好悄悄開了後門，拿着東西走了。侯七身子掩在大門後面，在門縫中張着，全神注在門外街上；見裏間屋有火光射出，祇道有人在內；那裏料到人已溜掉！又隔了一頓飯工夫，張見門外火把通紅，先是板橋鎮上的紅槍會殘衆經過。接着人喊馬嘶，土匪前隊已到。此刻板橋鎮上百姓，多忙着逃命



，呼兒覓女，自相踐踏；呼天搶地，哭爹喊娘；真正心傷目慘，不忍見聞！那班土匪：有的穿軍裝搨快槍的，大約算是前鋒；約有二三百名過了，接着便多是便衣匪徒；十停中四停徒手，餘者都拿着刀、叉、槍、棒，中間雜着許多攜來的肉票，用長繩連連串串，牽押着前行。還有幾個穿大褂，歪戴銅盆帽，手執馬棒，形似匪目之人，在兩廂管押着；如果肉票不肯走，便舉起棒來趕打。又有幾匹牛馬，馱着擄來的東西，雜在裏頭行動。侯七一瞧土匪那種神情，畢竟烏合之衆！祇消單三英把地圖拿到，看明路徑，不難馬到成功！如今身在此間，究竟危險，想法走路吧！於是走到裏間屋內，想知會居停。却見桌上放着一隻洋燈，人影杳無！再走進些瞧瞧，方知早已出後門走了！侯七忙將後門閉上，將燈吹熄，仍回到大門後面站立張看。暗想：不如待天明了走吧！正思量間，門外又有匪人一中隊經過，口內都高喊道：「侯七大王來了！歸隊點名！」



後面便是馬蹄聲響，馬上坐着一個匪目，想來就是侯七大王。真侯七在門內一張，馬上並非別人，就是那個無耳少鼻，叛兵團長李金印。不由得氣往上衝，暗罵這雜種敢冒爺爺大名，幹這喪天良的勾當，移禍江東！今晚天假機便，再不下手除掉他，等待何時？說時遲，彼時疾，侯七輕將門拴拔去，把門拉開；一個箭步躍到街上，早趕到那李金印的馬後；出其不意，舞動手中軟鞭，一個長蟒翻波手勢，喝聲道着，正打中李金印後腰。李金印啊啞一聲，從馬上直攛下來。侯七手脚靈便，忙把軟鞭收過來，趁勢攔頭一下，打得李金印腦漿迸裂。侯七自知孤身無助，衆寡不敵，況且匪徒有不少快槍；識時務者爲俊傑！微倖偷襲一陣，已把匪徒除下；不可戀戰！翻身撒腿便跑。此刻天昏地暗，星斗無光，侯七也不管東、西、南、北，祇揀沒有火光的僻靜暗黑處走去。那班土匪，可憐尚未觀看清楚，一瞬之間，領兵頭目丟命！認道中了紅槍會兩路夾攻



之計，不覺後隊先自潰亂起來，頃刻間前隊也不敢追擊，向後潰退。那紅槍會長本來且戰且走，今見土匪無端自亂，當然整頓餘衆，倒殺轉來；片刻工夫，敗者轉勝，大呼追殺。那些匪徒，本來志不在乎戰爭；佔了天字圩，大家得了些油水；就想休息。誰知李金印又要逼迫他們進攻正一岡，暗襲板橋鎮。匪衆聽了，心上已都不甚願意。幸虧板橋鎮這地方，自紅槍會成立以來，好久不曾受着兵災，世居寶豐東南各鄉的富戶，差不多都遷避在那鎮上；有此關係，故而匪衆還肯上前攻打。居然一戰成功，把紅槍會戰敗，襲入了板橋鎮。大小匪徒，多急於奸淫擄掠，誰還有追擊紅槍會的念頭？初不料前隊喘息未定，後隊領兵大頭目剛到，就糊糊塗塗斷送一命！祇認道中了紅槍會誘敵之計，不戰自潰，自然紅槍會員倒追過來。但是起初也不敢窮追，直至抓住一個匪徒，拷問他爲何自亂？那匪徒供出大頭目不知怎樣一來，在馬上跌下來，磕破太陽身死



，所以大家膽寒退走。那個紅槍會長聽了，便乘機造謠道：「這一定是我們會中戰鬥勝佛顯靈，惱恨土麻子無辜抗殺信徒，所以下凡來打死賊目！趁他老人家尚未上天，大家快些追殺上去！」這句話一說，莫道紅槍會員，勇氣百倍；連不在會的老百姓，方纔嚇得逃命，如今回過來聽了此話，也會抖擻精神，順手拿了一件器械，附和着追殺土匪！土匪蛇無頭而不行，始而那裏還有心戀戰，祇恨爹娘少了兩條腿，要緊拚命奔逃！及至逃出板橋鎮，見後面追兵不殺上來，略略放心，脚步緩一緩！不料紅槍會員停了一停，二次追殺上來，聲勢格外猛壯！那土匪見了，祇好把天字圩劫來的肉票，和牛、馬、雜物，都放棄了，空身逃命。論理，這邊也可以不追的了！叵奈紅槍會員，多是年輕貪功；再者把土匪實在恨透了；故此奪下輜重，打落了許多肉票，還是不捨，依舊緊緊追殺上前；已經追過正一岡原防線，仍不放鬆。常言道：困獸猶鬥！那土匪左



右沒命，十停中倒有六停回身轉來，很命惡鬥了！可憐那班附和在内的平民，未經戰陣，怎當得起土匪槍上上了刺刀，用密集線回身來衝鋒呢？此刻局勢，勝的又要吃不住，將復轉敗了！幸虧後邊驀地趕上個好漢，手執十三節虎尾軟鞭；如同一隻大蟲餓了，竄入山羊羣內一般；身先士卒，掄開那條軟鞭，罩住渾身，祇見一團金光，在土匪隊內，滾來滾去；不多一回工夫，纔把土匪打得落花流水，四散落荒逃命！這纔板橋鎮紅槍會算大獲全勝，忙吹着歸隊號，奏凱而回。那個紅槍會長，自然要請問拔刀相助的那位壯士名姓。那人此刻心上很得意，便道出方纔如何在酒店內投宿，如何在門後覘見叛徒李金印，如何跳出去把李賊打死，如何躲在黑暗中，觀看動靜，因見匪徒情極惡鬥，所以出手援助。又道：「若問名姓，俺就是吉林白馬侯七！」紅槍會長聽了，口內雖然道謝，心上却大不高興：一來打破了他戰鬥勝佛下凡除盜的謊話，於自己永久飯



碗主義上，大有妨礙！二來奪了追殺匪徒的功勞，於目下榮譽上又有關係！無奈一時又無法可以驅遣此人！忽的眉頭一縷，暗想：我也呆了！何不如此如此，倒是一條上策！要成全自己勳業，也顧不得傷天害理！主見打定，忙把侯七殷勤招待到紅槍會事務所內，備宴款待；端正床鋪，請侯七安歇。私下却命心腹，連夜趕到寶豐城內，至縣衙報告，道：匪首侯七已經拿獲，請知事速派軍警，到板橋鎮協提！那縣知事那裏知道此中玄妙？自然忙着飛電省中，請示辦法。一面去咨照了同城的駐防軍隊，請他委派兩排弟兄；命主任警佐，帶了二十名警察；第二天午後動身，趕到板橋鎮上，不由分說，將侯七連夜解回寶豐，釘鐐收監。恰巧省中回電也來了：着該知事嚴行訊究，果係該匪首正身；着卽就地槍決可也！唉！這也是侯七命內多災，又遇着那個人面獸心的紅槍會長，恩將仇報，造成這六州鑄錯的局面！其實呢？還是吃那楊燕兒的虧；他所以



江湖豪俠傳 第三十回

一一一

要叫李金印冒侯七的名字，他的用意，就在乎此！到底侯七生命，有無危險？如何捕楊燕兒出胸頭這口迂氣？且看下回吧！

